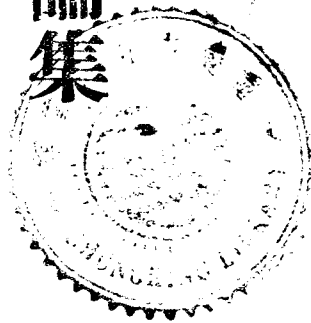


重慶市圖書館

掃蕩報總社編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青年書店發行



812-94
54423

編者言

一、吳稚暉先生道德文章，久爲國人所景仰。最近發見之宏言偉論，尤足醒世勸俗。如所述「總理行誼」，舉藝年終範，暴露漢奸醜行，指摘國民痼病，勸議於「救」之外更應注重「管」，主張精神與物質並重等，更示國人以抗戰建國必勝必成之指鍼。爰特輯成專集，以饜國人。

二、本書所收入文字，係取自本年四月，迄至最近止之言論。

三、吳先生爲本報重慶版復刊號撰述「製造大掃帚去掃蕩敵巢」後，繼有羅喜淵先生「沉痛之幾句話」，黃文山先生「論國民的痼病」，俱就吳先生所指示之國民痼病，各抒所見，提供醫治方案，並可爲讀者研究吳先生思想言論之參考，爰爲附錄。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編者謹識

聖權師先生最近言論集

711
046565

646624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目錄

總理行誼.....一

先總理三十年完成革命的意義.....一九

祝抗戰第三年的第一天.....二五

二十八年國慶紀念日廣播詞.....三一

民國二十八年矣，認識時代精神乎？.....三五

精神物質應當並重說.....五一

從二十八年上想起中國青年最可模範的一個.....六一

海外漢意中的教育問題.....七五

舉世精衛一舉一個例一的進一解.....八九

洋精衛之生平.....一一一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目錄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目錄

二

告褚民誼……………一一九

製造大猶帶去掃蕩激集……………一三三

(附錄)

一、沉痛的幾句話(羅喜聞)……………一二七

二、論國民的痼病(黃文山)……………一三三

總理行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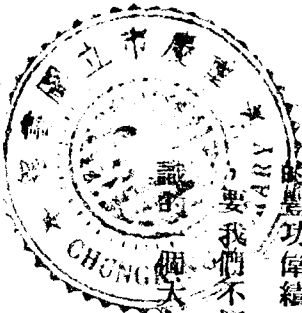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八年

對中央訓練團講

今天乘這個機會，同各位談話，講的題目是 總理行誼。這個題目，是 總裁所命的，但個人所知道的，祇是一知半解，各位必定將 總理的遺著，及留下來的功烈，研究得精熟，所知道他的行誼，必然更多。 總裁命本人來補充，或者因本人追隨 總理較早，一是希望天寶舊人，來談開元故事，或者有傳記實錄所遺。二是古人欲描寫文王周公之德，偏要采取周南召南，江漢老百姓的民歌，尤像親切有味。所以許本人來談話，就是這個意思。故本人也就大膽的擔任了這個題目。講到 總理的行誼，本應該從他的豐功偉績，就大處陳述。但這個是各位賢者識其大者的任務。若本着采風問俗的觀念，要我們不賢者來舉其小者，那就應該本了老百姓的態度、從瑣屑中顯出一般人都能認識的一個大人物了。若據我們老百姓心目中的 總理，說他的行誼，約有四點，就有他

總理行誼

一



人萬萬及不得的。什麼四點呢，就是：

品格自然偉大、

度量自然寬宏、

精神自然專壹、

研究自然精博、

各位要注意，偉大呀，寬宏呀，專壹呀，精博呀，當然都難及得，而尤其不可及的，乃是他的自然。所以一般老百姓，也就相信他是一個天生的偉人，——一個天生創主義的黨魁。

何以見得他品格自然偉大？現在講到四十多年前，我們只班八股老夫子，是所謂目光如豆，以為人物是止能出在詩云子曰，提個考籃的當中。當總理二十九歲，甲午那年，他雖上過李鴻章書，登在一個外人編的華文誌雜上，這雜誌也流行在上海，但是我們沒有記得他的名姓。到明年乙未，他三十歲的時節，廣州出了一件小小的案子，就在

海關上抄出來許多鎗枝，只就所謂革命第一次失敗，陸皓東烈士等殉義。報上說的，造反的頭腦，名叫孫汶，被他逃了。其時正有黃金滿在浙江海邊一帶，時常蠢動。我們自然認爲孫汶就是黃金滿，黃金滿就是孫汶。什麼叫革命，只是三千年前歷史上湯武的故事，只是聖人的事體，可二不可三。後世祇是造反，或者是強盜作亂罷了。等到明年丙申，總理三十一歲，忽聽見孫汶在倫敦被公使館捉住，又被英國索去，才知洋鬼子都包庇他的，或者是個江洋大盜。其時康有爲梁啟超，也在那裏開化一般八股先生，鬧成所謂戊戌年的政變。其時總理是三十三歲，他在外國旅行中，形成了三民主義的輪廓；我們也已經變了維新黨，然而還沒有認識他有什麼法寶。不過到了後兩年，他三十五歲庚子，他在廣州計劃轟炸朝天宮，把總督巡撫等一班大官全行炸死，沒有成功，史堅如烈士殉義。我們才知道孫汶不是尋常的強盜，還是爲史堅如是翰林的兒子，也同他一起，必有來歷。而且其時革命兩個字也已經登了大雅之堂，雖公然自認爲革命黨的尙少，造反就是殺韃子，殺韃子可以叫革命，已牢固在維新黨的心理中。故到明年辛丑，是一九〇

一年，總理三十六歲，我是三十七歲，在南洋公學做教習做膩了，也願意到日本去留學。鈕惕生先生是我南菁書院的老同門，他在湖北陸軍學校，自費的到日本想進士官學校，同住在東京神田區的明凌館。東京留學就是當年同本年去的，文中有北洋大學六個，南洋公學六個，上海製造局幾個。武的有天津陸軍學校，湖北陸軍學校等，各有七八個。還有自費生，亡命客如清華學校的范源濂蔡鍔蔣尊簋蔣百里許多少年。自稱「三合黨」的王寵惠秦力山及公使館學生戴元丞。在牛込區的小弟弟張繼之類。陸軍學生都先在成城學校預備，很多來鈕先生處周旋。一天有位學農科的安徽程家棟（一個最大膽粗莽的革命黨，民國三年被袁世凱騙了，殺在北京彰儀門）又有一位在成城的湖北吳祿貞（就是辛亥在石家莊被良弼殺死），來尋鈕先生。他們也是常來的，沒有什麼奇怪。可是那天他們已約定鈕先生，要邀我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我雖不會駭成一跳，暗地裏吃驚不小。其時聽見孫文與梁啟超，都在橫濱上下其議論。我說，梁啟超我還不想去看他，何況孫文。充其量，一個草澤英雄，有什麼看頭呢？他們三人微笑而去，約我下午在淺草上

野公園精養軒候他們回來，同吃晚餐。他們傍晚果然回來了，我馬上就問孫文的狀貌，是否像八蜡廟裏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麼？鈕先生說，你大大的弄錯了。一個溫文爾雅，氣象偉大的紳士。程是已經來往得好久的，說道，你不相信他是革命的領袖麼？我說與梁啓超何如。程搖頭道，梁是書生，沒有特別之處。鈕驕說道，你沒有看見，看見了一定出於你的意料之外。其時鈕先生，以書院有名的學者，被梁鼎汾所賞識，介入湖北陸軍學校，與後來申報主筆的陳冷血，梁所稱爲二難，亦受到張之洞看重。我就問他，梁鼎汾是頑固人物，不必論，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他說，張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問，孫文的氣概，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你將來見了，就知道了。於是我就倒有點尷尬，就把卑澤英雄的猜想，完全解除了。但沒有機會遇見。他不久也離開橫濱了。我後來在一九〇三年正月裏起，公然登在張家花園安壇弟的舞台上，不客氣的鼓吹革命，五月就牽連，蘇報案子，朋友勸我上英國去了。一九〇五年 總理四十歲，他春天從法比德到英國，其時我在倫敦，他打聽到了我的寓址，特別來看我。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

的紳士。然而止覺是偉大，是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現在他的遺容，掛在上面，各位看看，必定也有自然偉大的同感。世俗所謂偉大，都是有條件襯託出來的。或者是有貴人氣，孟子望見齊王之子喟然而歎，曰：居移氣，養移體。魯君至宋，呼于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何其聲之似我君。與總理同時的一個李鴻章，在各國亦頗受偉大的稱譽，然而那種貴人氣的偉大，在地毯上睡痰，在旅館裏罵西慰，總理是沒有那種惡習慣。又或者有道學氣，嚴氣正性，不可嚮邇，保持偉大的身份。與總理先後的，又有一個曾國藩，他的學修，不能不算偉大，但好像他做了我們的兩江總督，提倡勤儉，一時挽不及衣冠，把灰布袍子，賣到比富綳袍子還貴。總理又不注意那種矯枉過正。又或者有英雄氣；總理一生，當然革命了十來次，十三歲即想做洪秀全，然而並沒有暗鳴叱咤，像洪楊那種萬歲九千歲的氣概。又或者有橫議氣，古代公孫衍張儀，也有人稱過他們為大丈夫。總理一生，苦口婆心，見人即滔滔不絕的指示他的主義，然而祇樸實的舒其所見，絕不肯用手段，見一人說一樣話，故康有為自

命長素，以爲比孔子還長，然而爲了作用，便立起孔教會，保中國不保大清，又爲了作用，立起保皇黨，所以他自以爲議論偉大，終究止成了一個反覆的政客。總理却成了眞實不二價的黨魁。世俗亦以爲偉大者，或者能擺出名士氣，總理一身研究的學問，夠做一個大名士，然而他的好學，止像周公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來集治國的大成，不像梁啓超談學派，講家數，有志維新，却終究做了一個考據先生。故 總理品格的偉大，純出於自然。也絕不必四十不動心，說大人則藐之，下一番斧張工夫。他往來歐美，無論何國的王公貴人，高人學士，都一見而心折，待之如最誠實之紳士。他也絕不拘什麼夜禮服，白帖子等繁重儀式，而周旋亦自然中節。

何以見得他度量自然寬宏？總理一生，所謂「不念舊惡，怨自用希，」真是自然的不折不扣，能夠做到。所以好像只樣一個政潮中人往往要有生命的危險。然而聽見要捉他的，反他的，當然都有。而要暗殺他的，却最少有。他終是露頭露面，到處都去，絕不設什麼保衛，只都是他一生寬宏自然現出的反應。他在一生之中，反對他的主張的，撒

他爛污的，也很多很多，他止是向反對的反復矯正，却不使意氣，對撒他爛污的，只要能自己反悔，即淡然而忘，待之如初，決不提起前事。決非留心如此，祇是出於自然。現在再把從前的小事說一點，顯出他自然而然，度量的異常寬宏，那年一九〇五年，他四十歲，在倫敦與我見面，他是從法比德，受三國留學生加入興中會而來，（同盟會乃是那年的秋天，在東京成立的，）留在德國的陸軍學生有叫王發科的，加入後被滿州同學知道了，要通電國內撤他回去，他急了，便趕到法國，却遇留法的海軍學生湯彥銘，也已加入會中，聽了王發科的話，也很着急。其時總理住在巴黎一旅館，湯彥銘是常常去的，湯就出主意，候總理出外，算去看他，旅館的侍役，見是常來的客人，也就任他進房，他們二人就將總理的皮包割開來，把名冊取了出來，跑到中國公使館裏去見公使。那時的公使就是孫慕韓，他一則算很開通，其時張靜江，李石曾兩先生，都是他的隨員。二則恐怕去報竊，又鬧出從前倫敦公使館的麻煩出來。當湯王二人來獻上名冊，涕泣求救。孫忽大發雷霆對他們說道，趕快去把名冊還他，否則我先撤掉你們官

費，送你們回國。湯王出其不意，還是湯有主意，獨自一個，去向總理謝罪，割皮包却推到王發科身上。總理如若無事，說道沒有緊要，接了他名冊，仍講幾句勉勵他革命的話，待之如初。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總理去到南京任大總統，湯仍挨上去，總理就給他做海軍次長，使他有了階級，替袁世凱去做湖南都督，成功了湯屠戶。總理也未嘗不知道這種人是箇壞蛋，然而他要想化鴟鵂爲鳳凰，率他寬弘的常度，可恨敗類是不容易感格罷了。總理度量的寬弘，終歸出於自然。後來又遇到陳炯明，竟兇性大發，幾乎取了他的性命，固然討伐是在國法，不可不行的，後來等到陳失敗，要想重收覆水，也不過要他寫張悔過書，就算了。可是陳到底頑強，不肯書寫，也就不曾有再用他的機會，但也任他優游鄉里，未嘗要迫逐他，只是他待人的寬弘。至於處事的寬弘，也可以在小處窺見，辛亥革命起了，他從美國到英國，然後東歸，他同李曉生朱卓文兩位是同船回來的。我同石先生衛青，因為要往柏林繞一繞，到意大利上船，所以遲了一班，我是辛亥十二月三十到的上海。總理已被選爲大總統，在壬子一月一號，在南京就職。我到一月

四號，到南京去見他。他就留我在總統府居住。其時的總統辦公室，就是最近南京國民政府旁邊參謀本部裏面的一排洋樓，他留我在他的房裏居住。外面一間，是他接客在內辦公亦在內，常來辦公的，有胡展堂廖仲愷兩先生，還有幾位不認識的華僑，也來寫外國文件。我在那裏四天，晚上止有展堂先生，與他商量明日應爲之事。我在旁靜聽，他吩咐胡先生，胡先生終是唯唯。然而到明天辦了之後，胡先生晚上來報告，不照他吩咐的，似乎很多。然而總理便好像依他做的一樣，點頭認可。大約他發見辦得不錯，不必全照己意。而且也並不分別出來，明說雖非我意，辦得也好，防人以後不照己意，古人所謂「樂取于人以爲善」，『我讀書時，不大明白他的用意，見了 總理的任使胡先生，才明白這是極贊聖哲的度量。這種待人處事，一切自然的寬弘大度，也決非光用學力得來，自是有天賦的德性在內。

何以見得他精神自然專壹？吾人平居終日言不及義，往往而然。或者今夕止可談風月，又自己算風雅道存，故無事說三聲，今日天氣好呀，你們府上有什麼名貴食物，某

處的山水真好，也算寒暄中的常談。總理雖對客也不免應酬兩句，但只種閒談，他沒有習慣。至于品騭人物，雌黃當局，亦並不是用克己工夫，嚴格自制；他那是自然不喜歡。他除了見客，就是看書。見客的說話很多，無非是發揮主義，商量事實。看書亦不是消遣，無非研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自從十七歲即宣說滿清政局的腐敗，十八歲在家鄉指說土偶淫祀的不應存在，于是二十歲在香港入學，即與志同道合的幾個人日夜謀議改革，所以會傳說他們是四大寇。他二十七歲畢業後行醫亦兼運動，今日存留的上李鴻章書，是他二十九歲的手筆，所謂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至今還用得着作為建國的綱領，想見他當時研究政術治道之精。他上書李鴻章，並不望李能替滿清實行，他是借此試探北方的究竟。且偕同志陸皓東同去，使他親見了北方的腐敗情形，絕他們仰賴滿清的希望。所以陸于明年，即能首先為革命，在廣州盡義。自他三十歲在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受了滿清的通緝，當然東奔西走，輾轉籌劃，一面又要把他的主義研究得有條有理，本來一定亦沒有工夫，騰出來消遣與閒談。所以總理詩也知道，棋

也知道，從來亦不肯化去有用的精神，用來做詩下棋，他的書法，特別的凝鍊，人家都說乾清宮有正大光明四字匾額，相傳是福臨的手迹，是有天生真主的氣度，總經理的字，出筆相類，還比他穩健。然而他又不喜歡臨摹什麼碑帖，被人央求不已，也破工夫替人寫贈聯帖，只算是他頂閒雜的應酬。其餘客人終日滿座，無非問他募得幾多部下，現有多少利器。或那裏的要塞，有無通道。何處糧食足夠支持多少時間，財政是怎麼樣計劃，民困是怎麼樣救濟，談教育的，問他學校的情形。講政治的問他政治的組織。他不是故意算留心，實在是自然的需要，只種他自己說的，專壹了四十年，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只可以算他的精神一絲一釐，都專壹用在中國之自由平等之上，自然不會浪用他一絲一釐的精神，供做別用，他是毫不勉強，他只是自然。

何以見得他研究自然精博？上面不是講他除了見客，就是看書，總理看書的多，可以算最聰博的學士所不及，學士看書，止看他的糟粕，所以連一章一句的行款，都記得清楚，有稱為兩腳書櫥的，等身著作，聰博自贖博，可惜他却被書作了主去，不曾他作了

書的主。博而不精，精又無用。總理于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可算無書不讀。什麼十三經，二十四史，什麼民約論資本論，祇要有關政術治道，有益民生國用的書，一有空隙，就馬上把卷展玩，心就領，神就會。他不是希望精博，是出於自然，他是天生一個新主義的創造家。自從一百五十年前，世界有了真正民主國的美利堅，後來民主國，慢慢增多到居世界十分的七八，然所采用的憲法，止把君主立憲國的憲法，改頭換面來用，不曾有真正民主國的憲法。總理的民權主義，是溯了真正民主國的憲法，自從不到一百年，忽然社會主義發生雜然淆亂，到五六十家。有的還是烏托邦的理想，有的看見了社會的病源，不曾看見社會的生理，治國平天下，本是爲着民生，却弄成一半民死。總理的民生主義，又立了民主社會國家的正宗。他的民族主義，乃是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以平等相待的國家，共同奮鬥，要打倒侵略及階級的惡勢力，大家來享受民權民生。所以受到總理研究精博的結果，不但爲中國有了新憲法，而且爲世界有了新真諦。所以我常對共產黨朋友致意，我們不好像一般沒有見識的民衆，凡是來路貨，終是頂聒聒

，祇要頭髮黃了，眼睛綠了，就了不起。黃面皮，黑頭髮中，就沒有一顧價值，共產是社會主義家共同主張的究竟，其進程就有病理生理的分別，我們研究共產，把現有的民生主義，輕輕攔過，現有我們黃面皮，黑頭髮中的哲人不來崇拜，倒去引着黃頭髮綠眼睛的來自豪，也要給人家好笑。什麼馬格斯，列雷，當然也是世界的哲人。總理都當他朋友，我們也當他朋友，不要當他祖宗看待，反失了分寸，丟了我們民族自己的努力。前幾年有位託派，是我們同鄉瞿秋白先生，他在宣傳他主義的時節，當然沒有好聲口，他說孫中山的全部著作，都是雜湊，簡值是一月雜貨店，我却並不驚異，就回對他道，你不識貨，叫他雜貨店。你是中國人，我們中國有所謂集大成，總理就是只個集大成的人物，他一生要想為中國的自由平等，集一個大成，所以自然的無書不讀，自然讀得精博。我們以為總理是天稟聰明，一個實行家，他的無書不讀的研究，大家亦並不注意。我合了三件小事，方才注意起來。一是民國十四年在北平，有位現做湖南大學校長的皮宗石先生，他批評汪精衛祇仗着利口，十年來束書不觀，所以他的思想祇有倒退，絕不像

總理是一空即讀書。當時我覺得他講 總理的喜歡讀書，是實在的事，至於精衛的思想，我還未覺得他有什麼倒退，後來果然應驗，忽而革命的左邊來，竟做準共產黨，搖身一變又在大世界開會，暗暗排斥胡展堂，後來忽又嘵嘵的口頭反共，最後竟做了秦檜李完用。固然他是天生的不肖，他讀書亦讀不好的。然而皮先生的先見之明，不能不引起我的點頭，大約古人所謂「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去人不遠」。讀書固然讀不好不肖，但是不肖，尤其不喜歡讀書，而自然喜歡讀書的，終是不凡，自然喜歡讀書，必然他有自然的需要，總理是爲了要圓滿他的主義，故博采旁收，日不暇給，那種研究，是純任自然，無一毫勉強。我又記得，總理在一九〇八，四十三歲，又經過英倫，要往美國。有位老同志湖北的曹亞伯先生，他揣度 總理旅費不充足，就集了四十鎊錢，送到他的寓裏。總理在只種辭受，又毫不矯揉造作。想起從前孔夫子問孔文子的來使，問孔文子有什麼美德，使者回答道，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馬上有點不相信，說道，是這個樣嗎，難道竟是這個樣嗎

？孔夫子當時不大相信孔文子，我慫孔夫子若遇到總理，一定馬上相信，相信他真有這種自然。所以對於曹先生的四十鎊，總理因為他是誠意獻納，當然聽憑他放着而去。總理凡遇見各國說到中國的書，又凡遇最新講到各種主義的書，是借錢也要買的，明天總理就拿四十鎊，買了一大堆的書，曹先生見了，大為吃驚。他告訴我，看他付房錢也恐怕付不出了，爲什麼買這許多的書？我笑道，你管他做什麼呢？他帶有箱子四五隻，都是書，還有一部局刻的資治通鑑，他兒子在舊金山留學，要帶給他的。他不厭舟車的笨重，却帶些書，只種好習慣，我們拿淺薄的見解，代他顧慮，是不對的。只種買書，買得菜飯都沒有，古來的書淫，也是如此。總理是有自然的需要，不恤任着自然，買了再說，又有什麼計較呢？他爲圓滿他的主義，固然積極的自然研究到精博，就是爲了一時對於事業的需要，也終是旁求博采，馬上研究。他民國元年，把大總統讓與袁世凱，他也讓袁世凱有一點天良，對待中國穩足的做去，讓他逞只個當口，在十年八年中間，完成了二十萬里鐵道再說。所以他辭了大總統，情願做一個鐵路督辦。決不是尋一個

事情，當當身體，拿點薪水來休息的。他是熱心要把二十萬里鐵道，彈指實現。他在上海立了一個鐵路督辦辦事處，我也到過好幾次。終是地圖攤滿了一地，自己伏在地圖上，拿鉛筆東畫西畫。凡是鐵路工程的圖書，每間屋裏都堆着，他又研究到自然精博，決不肯含糊的，可惜他第一條想造的路是條欽渝鐵路，借款也已經成功，不料竟爲自己的黨人上了袁世凱的當，在參議院反對借用外債，而且不久宋教仁案子也出來了。他知道袁世凱決不是一個東西，二十萬里鐵路也決不是當時所能造成。所以把那第一條要造欽渝鐵路的合同，印在他實業計劃的後面，做一個歷史式的紀念，就興起二次革命。現在不說別的，單講那條欽渝鐵路，當時若完成了，便於現在西南的交通，又何如？今日追想他，遇事必要研究，研究必自然到精博。對大的主義如此，對小的計劃也如此，研究是自然傾向到精博；不精博是不休的。

這四點，在他都祇是小節，不能算他的什麼行誼，然而在我們老百姓心目中，也就夠叫人五體投地。他是天生一個偉人——一個天生創造主義的黨魁！

先總理三十年完成革命的意義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在北伐誓師十三週年紀念會報告！——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是國民革命軍誓師過去了十三個整年，這是第十四年的第一天。北伐以前，是總理用主義宣傳，要想用言論感化成功一個平和革命；後來他知道立革命的基礎，用言論也就夠了，若要完成革命的一切，恐怕非用力量不可。因此他在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前，就要親自北伐，不幸經過了許多曲折，沒有叫北伐實現，幸而在他到北平逝世以前，把養成力量的黃埔計畫，已託付了總裁來養成，故在他逝世的明年，即民國十五年七月九號的今天，總裁就起來實現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北伐這個名詞，實際不是伐了北就算，是紀念他前兩年要使用力量的動機。總理要不得已而用力量，也是要完成革命的一切，決不是止限於北伐。

總理的革命，難道推翻了滿清就算完成麼，或者進一步剷除了北洋的軍閥，便算完

成麼？只都不是的呀，這都是一般淺薄人心中以爲如此。殊不知這種推翻滿清，剷除軍閥，止是一些廓清道路的工作罷了。他的真正革命，乃是天天告訴我們，人人耳熟能詳，聽得很熟的，叫做：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那麼中國一天不會能夠自由平等，那就是一天不會完成革命。所以 總理常說：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

但是，要叫革命成功，要叫中國馬上能自由平等，請問要多少時候呢？普通一般人的見解，是要等中國政治健全，經濟充足，國力十分雄厚，然後同一國一國不斷的磋磨，還恐怕甲國就範，乙國出來阻撓，丙國答應，丁國又來作梗，時間恐怕要極長極長，如何能於最短期間完成革命呢？但是 總理的吩咐，却明明要我們於最短期間完成國民革命的目的。

所謂最短期間，一定要三五年，至多是十來年，總不能幾十年也算最短期間，那麼總理給我們的限期，叫總裁與各位同志，都刻刻很担心的了！總理從前同俄國的

越飛談話，越飛問中國革命多少年完成？總理回說三十年完成。這個三十年不知從何日算起；在我個人同許多同志都會算是民國三十年。我想總理也不會扣足那一年，或者也指民國三十年。因此他逝世的時候，雖距離民國三十年，尚有十五六年，他原諒我們的艱難，果然能夠在十五六年就把國民革命成功，也可以算最短期間了。於是從民國廿六年未打仗以前算起，算到民國三十年，止有五年工夫，一定要完成自由平等，誰也要把肩頭聳起來，表示爲難的了。民國二十六年一開戰，忽然變一個世界，忽然變一個世界，忽然簡單化，清清楚楚劃分了侵略同和平的兩大派，侵略國倭寇，忽在一日把我們吞將下去，於是便促成總理指示我們完成革命的好條件，曰：

「積四十年之經驗，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

先總理三十年完成革命的意義

必須喚起民衆，

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奮鬥！」

我們抗戰了兩足年，民衆是一齊喚了起來。世界上愛好和平的民主國都拿平等待我，所謂共同奮鬥，早已實現。那麼從二十六年年頭起，到此刻是五年的一半，已成了不是和平派一齊失敗，就是侵略者一齊消滅，叫做勢不兩立。再從此刻到民國三十年，還有兩年半，這勢不兩立的局面，就要分一個明白，是和平力量抬頭呢，還是侵略勢力抬頭。如果和平勢力抬頭，那末中國之自由平等，還待一國一國去磋商嗎？與我們共同奮鬥的各國，不要我們開口，也不好意思不還我們的自由平等了。

總理預定革命完成在民國三十年，而總裁替總理使用力量，亦恰恰也有個比例，就是民國十五年誓師，到民國三十年剛是十五年，也同蘇俄完成他三個五年計畫一樣，不過他是經濟的，我們是政治的罷了。而三個五年起初容易，最後艱難，在什麼事都

是相同。例如蘇俄第一五年從沒有而到多有，便舉世驚異，第二五年，進步其實更多，但德國等亦在那裏物力發展，就相形了有點不大驚異了，目前他第三個五年，進步必然較前更大，然而要與他比武的，也都猛烈起來，反覺得要想並駕齊驅，都還不易，若說壓倒世界，更說不到。只就像我們民國十五到民國二十年，五年間的力量銳不可當，民國二十一年到民國二十五年，第二五年，我們的力量，其實大大的進步，而九一八，一二八等就來搗亂，反似應接不暇。從民國二十六年到今天，我們的訓練，我們的整頓，可以說爲中國一百年來所未有，但狂寇的侵略，也使出向來未用的力量，所謂我們道高一尺，敵人便魔高一丈，就成了我與敵勢不兩立，我們支得住以後的兩年半，便一躍而爲自由平等的國家，我們若不留心這兩年半的重要，便可把中國落到萬丈的深淵裏去。所以今天紀念這國民革命軍警師第十四年的第一天，不是泛泛的，是我們革命前進的一環，是從民國十五年警師北伐起 總裁與各位同志要造成革命寶塔的頂點，走到尤堅苦的一天。爲山九仞，就等待只一簣，我們願與全國同胞，大家注意、加倍努力！民國的

萬年都算在以後的兩年半，現在就是這小小的貢獻。

祝抗戰第三年的第一天

我們的抗戰，足足經過了兩年，今天是第三年的第一天。自古以來的大戰爭，有綿亙到百年的，或三十年的。十年八年的戰爭是不可勝數。區區這兩年的抗戰，算得了什麼呢！司馬遷批評劉項的勝負，是決於能忍與不能忍。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不能忍，即歸于失敗。劉邦處處退屈，忍耐了四年半，得到最後的大勝利。但以項羽之不能忍，亦支持了四年半。那末，那種氣吞全球的少壯倭寇，難道就不能同樣的支持着四年半嗎？我們要獲得最後勝利，至少四年半的辛苦忍耐，是應付的代價。這末兩年的抗戰，終算不了什麼罷。有人想起 總理的話，說日本要滅我們的國，祇消十天。那末現在的兩年，豈不是已經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嗎？但是你不知道， 總理那句話，是點醒我們，也是開敵人的頑笑。 總理隻手空拳，還要成功革命的大業，那裏把中國放在他手裏，輕易可受人毀滅。 總理頗慮中國的民族，到了近世，日趨苟且，變了忍耐力很缺乏

，人人想偷安處處肯喫虧，差不多很喪失了民族思想，與國家思想，所以忍痛的批評我們老同胞，照大家那稱苟且，可以十天工夫便亡了國。可是把五千年祖宗的歷史看起來，我們若振起遺傳的舊德性，而忍耐力終比倭寇還強。倭寇是一種淺化的民族，他的好處是肯學別人，而且還肯努力。惟終不免洋洋得意，看事太輕易，便不懂什麼忍耐力。日本之與中國，正似現在德國之與英國，一是富於進取，而短少忍耐，一是遺傳忍耐，而稍欠進取。所以總理知道倭寇是目無中國的至牛，相信他能滅亡中國如捨芥，於是代他驕傲，說他十天可滅中國，開他一個頑笑，也警策的叫大家驚醒。總理說那句話，是十五年前。只十五年來，我們老同胞，經過了無限的艱危，大家記着總理的話，進步是確實不少。所以少壯的倭寇，也有些覺得，他希望速戰速決，要半年就叫我們屈膝，不敢說十日就來叫我們滅亡，不意他要速戰速決，我們却長期抵抗，戰了一年半，其實我們退屈了也着實不少，而他的忍耐力，却早已顯出了大大的缺乏。宣傳許多騙人的條件，引誘議和。他的騙和，不是他的願和，正是他的戰術。因為他財力人力等等，

通通已經支絀得不堪，若讓他休了戰，整理着一年兩年，馬上筋壯力健，又可以進一步侵略。這種間歇的進攻，正像瘡蟲間歇的侵入，終久性命要喪在他手裏的。所以這種癡愚的受和，無異飲鴆止渴，自趨死路罷了。可憐意志薄弱的汪兆銘夫婦，與他的少數候補漢奸，竟在一年半的時節，喪失了忍耐心，自願配享秦檜王氏的鐵像去了。然而幸虧有這種無恥的人物肯入毛廁犧牲，竟使一年半後過去的又半年，愈顯得漢奸的無聊，敵寇的狼狽，我們民氣的格外嚴正，真是顯出抗戰力量最好的半年，使過去抗戰的兩年，生色不少，也顯出我們祖宗遺傳的忍耐力，竟在那裏潛滋暗長。我們忍耐了四年半，一定得到最後勝利。就是再加四年半，我們就算來看得起狂寇，算他力能拔山，還能超海，但終有到烏江的一天。這較長時間，我們也須忍耐，才不負總理喚醒我們。我們既然自信很像英國在歐洲，却要瞭解英國。我住在在那裏十多年，我意中的英國，或者稍不同於沒有到過的人。因為現在英國的外交，大家都莫名其妙，甚至於還疑心不如我們的抗戰。這大家未免太不耐耐急躁了一點罷。當前次世界大戰，初初法國主張速戰速決

，德人深入，包圍了叫他全軍覆沒。英國素不喜歡敗人豪興，讓法國一試。後來幾乎反叫德國能夠速戰速決，所以乘着法國的試驗不利，就把他的長期抵抗政策，做了中心點。三年之中他把守在北國的伊潑斯，不曾進一步，也不曾退一步。於是法國也能在凡爾登和馬尼拉，包圍了叫他全軍覆沒。英國素不喜歡敗人豪興，讓法國一試。後來幾乎反叫德國能夠速戰速決，所以乘着法國的試驗不利，就把他的長期抵抗政策，做了中心點。三年之中他把守在北國的伊潑斯，不曾進一步，也不曾退一步。於是法國也能在凡爾

有人說他想中國的華工，幫他們作戰，但是當時他已由梁士詒等組織了惠民公司，裝出了三百萬，絡繹由坎拿大，裝到英法海邊，中國政府絕未有禁止的命令。那末他要請求中國參戰。到底所爲何來？而且到處卑詞厚禮，日日懇說。又出了一張華字的一誠報，那種附有寫真銅版的印刷，至今我們報紙，還沒有有及他，到處免費送看。又所爲何來？無非是堅忍耐煩，水滴不漏，不使一個人在敵的方面，不使一個人不在己方，如是而已。我於是急稱之曰，英國之勝利，得力於他們禮拜六之入戲院。倫敦當時，約有正式

戲院四十餘、雜戲院四十餘。此九十餘戲院，凡一二等價貴的座位，皆可預定。其三四等佳座，必須到開幕時現購。購此便宜票者，在二三小時前，即守候門外。然先到立在前，次第列於後，莫肯撓越，受人恥笑。於是每一戲院前，皆延長半條街，兩人一排，貼立在牆邊不動亦不聲，至一二點鐘之久。此其忍耐力之表顯，以之應用於防守，應用於求助，應用於外交，隨在皆能堅持而勝利。故今人疑怪英國之外交，莫名其妙，我相信他終有妙處。請記着，司馬遷所謂勝負決於能忍不能忍，乃不可顛撲之金言。忍願艱苦，耐心抗戰，決無不勝。不肯忍耐，希圖苟安，自取最後之滅亡，亦無倖免。兩年祇七百二十天，算些什麼。今天是第三年的第一天，我們加緊忍耐，是為至要，現在即以

此為祝。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重慶掃蕩報）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二十八年國慶紀念日廣播詞

今天是十月十日，是二十八年前陰歷的八月十九，那天晚上，是起着革命，能夠剷除滿清的起點。中山先生倡導了革命，到那時候是二十年，才算生出效果。從他二十八歲起，到那年是四十七歲。二十年中間，雖起義了好多次，力量都薄弱得很，就是到了武昌起義的一天，若把革命黨的力量，同滿清比較，祇有一百分之五。當時心向滿洲的，倒有十分之六七。

比起我們現在同東洋鬼子抗戰。論到力量，始初就把鬼子的力量，算得多一點，算是百分之六七十。我們却至少也有百分之三四十。比起武昌時代的百分之五，大得多了。兩年內把他消耗到現在，我們是愈打愈強，他們是打到什麼都支絀出來。尤其經濟是空虛到極點，人手是缺乏到極點，他們的力量，算他還保持一個對手，他若再打幾個好像近來湖北的敗仗，他就可變爲下手。我們要以猛烈反攻，使他抱頭鼠竄的逃去海外

了。至於心向鬼子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就有極少數的大小漢奸，也祇是想騙他點好處，對他也沒有良心的。

那末武昌一起義，我們竟把五分力量，在三個月內，推倒了滿洲九十五分力量。把三個賤解革命的，也在三個月內，把七個糊塗同胞，一齊感化過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發生的效果。民族主義是個個人在母親的胞胎裏，就帶了出來的。凡是懂顏面，有羞恥的人，決不肯丟了自己父母，認別人爲父母。丟了自己祖宗，認別人的祖宗，算自己的祖宗。就是利令智昏了，做了漢奸，若聽見人叫他漢奸，他必定面紅耳熱，難過得很。

故所以中山先生一倡革命，點醒了我們不要做滿洲人的奴才，當時就止有五分力量。大家什麼都不管，向九十五分力量進攻了。

我們現在愈打愈強，日本鬼子又是一種海盜的民族，止要我們想起：我們是堂堂黃帝堯舜的子孫，那有可以屈服于這野蠻民族之理。我們祇要堅忍不拔的，再耐兩年，非

但把他打出去，就是他自己國裏，看見一敗，也要革命。內外夾攻，把那些專想侵略的少壯軍人，撲滅一個淨盡，於是不但我們將來不再受侵略，世界也就有一個真正和平。

三百年前，當時我們的百姓，懂得民族，却不知道民族革命，散漫得很。糊塗的要想苟安，竟做了二百七十年奴才，直到二十八年前的陰歷八月十九，才脫了奴才的羈絆。

滿洲人智識太低，又是懶惰，到幾十年前，我們曾國藩等，又幫他摧毀了洪楊的革命，他也衰敗下來，所以好像對奴才還算寬大。因此有許多糊塗人，以為順民也可以做。至於東洋鬼子，拿海盜的性質，却添了點新智識，所以又兇又惡，把亡國奴簡直不當人。大家買一本伊大利人做的東三省待遇中國人的筆記看看，就知道做日本鬼子的亡國奴，比下在地獄裏還苦。做了他的奴才，就是二千七百年，也翻不轉身來的。

若趁我們愈打愈強的優勢，努力點打他出去，便對得過祖宗，也對得過子孫，前兩年的雙十節，覺得很艱難，今年的雙十節鬼子新打了敗仗，要派飛機來搗亂一下，遮遮

他的體面，然而那裏敢到重慶來空戰，只好偷偷摸摸到別處不設防的城市去傷害老百姓，真正又兇惡，又卑鄙，簡直是將要倒臺的現象。明年雙十節，我們一定殲滅了他們，有一個大樂。努力罷，值得辛苦的努力，大家猛烈的努力罷！

民國二十八年矣·認識時代精神乎

今年這位民國先生，已足足的到了二十八歲。他的苦命，生下來不到三個月，便從母親懷裏，交給一個蓄意霸佔家財的奶媽手裏去了。當然五年的孩提時代，連營養都不足，休言教育。脫了奶媽的手，依舊被奶媽的大嫂子二嫂子，一班鄉下潑婆，你搶我奪。既沒有上學，又沒有管教，像一個野小孩子。直到十五歲，母親也故了，然後回到老家，給兄兄弟弟來招呼他，起初他的兄弟，既不大和睦，那暴發戶的流氓鄉鄰，又不斷地挑撥欺凌，甚至於打上門來，雖然磨練出來了賢明的保護人，正好助他昂藏地做人，但最近的兩年，却弄到打成頭破血淋，正在不可開交。雖然大家知道他竭力的掙扎，把惡魔掃蕩淨盡，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後年，終有這麼一天。可是他生長在一個破落的紳士戶裏，他又自小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他一門之內，除了少數的賢明保護人以外，其餘伯伯叔叔，甚而至於伯伯叔叔早年留下的一班兄兄弟弟，都是西洋俗語所謂「老狗教不

會新把戲」的傢伙。他二十歲以後，不斷地吃流氓鄉鄰的大虧，就是爲一點新時代的準備也沒有。靠着 he 祖宗留遺的產業廣大，算把那敵人消耗了，趕了出去，然如果這班老狗還不肯學會新把戲，那末三年五載，別人又發明了「一種武器，這種武器，爲世界今日所未嘗見」。我們呢？連世界今日常見的武器，都一切還是隔世，不要論到世界未嘗見的武器。別人再捲土重來，到那時不又是愁眉苦臉，人家在天上笑嘻嘻的雄飛，我們在洞裏愁愁的雌伏嗎？所以趁今天民國先生慶祝他二十八歲的生辰，警惕他一下，古人云「必世而後仁」，先生轉瞬就是三十，三十叫做「必世」，能在這個世界上算得仁嗎？要預先打算打算的呀。

一

新近有位顧惕生先生，他發見我們古人，確是尙武的。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弓矢爲古時最長的兵器，對於男子，卽祝其個個能操弓矢，以禦外侮，這必是民族複雜

，共處於犬牙交錯之時代。嗣後民族漸漸合一，少數異族，已屏諸四夷，於是至於春秋，同族列國相爭，有智慮的哲人，如老子孔子等，皆有一「佳兵不祥」一「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等的矯正話頭，應時而起。老子是做了名義上不敢問鼎的周室太史，地方雖小，却是干戈不到，匕鬯不驚，一面研究學術，一面講求攝生。人是誰也不能不為環境所轉移，所以他養成一種喜好和平，以退讓為免除氣惱的方法。又仗他一肚皮的故事，編造出無懷氏葛天氏如何熙熙皞皞，就主張剖斗折衡，老死不相往來。但他却忘了將來為孟夫子一脚踢傷，孟先生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民得安居。無懷葛天在世，不惟各部落的你搶我奪，連禽獸叫他睡覺不得，真要往來，也無從往來。孔夫子是比老子明白得較多，他雖不得已要想把道德仁義，化除野心家的搗亂，所以他也有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老實話。雖可笑衛靈公也想弄兵，所以把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拒絕他來糾纏。實則他老人家不但學過軍旅之事，還是一個好手。何以見得呢？史記上不是說「冉有為季氏將師，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

學之於孔子」。那末孔子對衛靈公說的未學，完全說的是謊話，聖人說謊話，也自有他不能不說的苦衷，後世的小儒，不問內容，將不學軍旅之事，算做聖人遺下的金言，豈不可笑？到了戰國，同族的互相火併，異常劇烈，只就同我們民國先生五六歲到十五六歲時，軍閥出來割據，正像那時候的小影。當然對同族相爭，是可以把道德仁義的道理，來完全止住的。道德仁義，雖也有力量來造成一個大同世界，然而在民族互異，吃飯艱難的時代，這個大同世界，顯然去之尚遠。兩國相爭，奸淫燒殺，無所不爲，訴諸於國際公法，上帝尙未設此法庭。那末訴諸於良心——道德仁義，效果亦等於零。眼見得各族止有自衛，自衛便要有自衛的傢伙，有了自衛傢伙，便要真夠自衛，這是小孩都懂得的道理呀。戰國時代却是一個同族火併的時代，自然在孟老夫子想繼承孔子，要想把道德仁義，完全止住同族戰爭，於是極口的斥罵，而曰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只一罵的效力，又經講統一的野心家，利用他來止住別人造反，就變成金科玉律，直到如今，只恐還要繼續。其實孟先生罵只管罵，當時聽他話

的，却全然沒有。他們善戰的還是善戰，連諸候的還是連諸候，關草萊任土地的還是關草萊任土地。直要等到善戰的止有秦始皇，於是諸候也都完了，何況於連，關的草萊，任的土地，都成了秦國的產業。可惜他的兒子不肖，現現成成的統一江山，交付與一個保長先生，享着受用，他也承乏算野心家。到他曾孫手裏，真可以算得一個道地的野心家，當然不許人再有善戰的，連諸候是絕對不成，就是關草萊任土地，也止許點綴點綴，大規模的幹，恐怕反惹出意外，當然孟老夫子的謾罵，是不能不成爲金科玉律了。然而這也是時世所要求，統一不應再分，這就是一個小大同，同族應該以道德仁義反對戰爭，不應該用善戰與連諸候來解決。所以老子孔子處在春秋，孟子處在戰國，他們的話，對準時世而發，沒有錯誤。秦皇漢武，拿他們的說話來維持統一，也是對的，這却是他們的時代精神。可惜世界是一天一天的擴大，到了五胡亂華，遼金元清入主，異族也龐大起來，雖非錯雜居處，却已四鄰實逼，又返到異族交互時代。孔孟止留遺了尊王攘夷的大方針，却把「去兵」與「善戰服上刑」奪去了能攘的工具。又經程朱諸位大儒，

并不覺得五胡遼金的騎射厲害，一味把孔孟時中古的零用賬，來支持現在世界的的生活，直到最近，世界擴大到了全地球，異族數十百，回繞雜處，有過於野蠻時代之部落相爭，禽獸雜居。善戰的工具，決不是什麼弓矢干戈，不到數十年，毛瑟槍已變了破銅爛鐵，大砲機關槍，亦即刻要變了馬又大刀般的裝飾品，將止用於大出製的儀仗中。所謂「一種武器，這種武器爲今日世界所未嘗見」，方日出而不窮。這種軍旅之事，恐怕孔子復生，一定也要學學的罷。可惜我們還給秦漢以來的先民，盲目的爲孔孟隔年竟歷所把持，竟麻木而不顧，顧亦十分可憐，下文論之。

一一

焉言乎竟麻木而不顧？中國人雖不能造道德仁義之極峯，或者個人有背乎道德仁義之處，亦不一而足。然能以道德仁義，卑視一切，則經孔孟以後二千年之教訓，已變爲族性。換言之，亦卽爲世界愛好和平之民族。故聞大砲機關槍之猛烈，飛機之肆虐，武

器爲世界今日未嘗有之荒唐，一面則咀咒之，謂其行將服上刑。一面則曰人類終有覺悟之一日，至其悔悟，大砲機關槍投入洪爐，飛機毀成片片，世界今日所未嘗有之武器，摸着良心而不敢爲，於是六年中用去九百萬萬馬克之浪費，必然痛心。我中國自始卽不顛勞民而傷財，豈不爲顧全人道，節省國力之先覺。彼六年用去九百萬萬馬克，六十年必用去九百萬萬馬克，爲馬克國家之人民，豈不大倒其霉？又飛機在頭上嗡嗡，自己在洞裏瑟瑟，出見火光冲天，牆坍壁倒，互於全市，斷頭缺足，血肉橫飛之同胞，成千累百，傷心慘目，恨極而張標語曰，身可死，家可毀，此仇不可不報。攘臂奮拳，瞋目切齒，精神作用了之矣。其麻木爲何如？此皆「不重物質，有以劫持之也。阿部信行乃曰將行「物資動員」。

三

曷言乎顧亦十分可憐？自鴉片煙戰爭，知有外患，自甲午失敗，乃言維新。此百年



間，世界在前五十年，如駕馬車之進行；後五十年之前二十五年，如駕汽車之進行；世界第一大戰後，近二十五年，如駕飛機之進行。我中國則始終坐黃包車進行，至近年方坐馬車進行，偶駕汽車進行。其目的自然由於先天之不足。憶四十年前，中國歲入，止有八千萬，延至南京政府，達於六萬萬，迄民國先生二十六歲，歲入增至十一萬萬。戰事發生後，其經常預算，兩年間仍照二十六年度。敵人近年之經常歲入，常至三十八萬萬元。英倫三島，本年歲入，則爲九萬萬鎊，若以目前黑市匯兌計算，一鎊合八十元，則年入七百二十萬萬矣。中國之歲入，尙未達其零數。以如此可憐之歲費，以言建設，自然十分可憐。以人民四百五十兆之衆，土地二十二行省之大，農產號稱上上，林木礦物亦所在多有，以較東西兩島國，何以貧富如此之懸殊。固然執鷄生蛋，蛋生鷄之原理，生產不發達，卽國財無由增，國財無由增，卽生產不發達，然又未嘗不見阻於流傳之古義，而爲之劫持也。古者什一而稅，輕徭薄賦，皆隱隱限制帝王，不任宮室苑囿之浪費，然不適用於人民之執政，而猶可曰不出代議士，卽不納租稅，然量入爲出之辦法，固非今日

文明國之議士所敢堅持。量出爲人，自是現在謀國之通則。民國十二年，余在倫敦晤見我國開設古玩店之周冠九先生，彼告我曰，今日在英倫貿易，實在大難。除所得稅，營業稅，關稅等照常徵收外，凡店舖日售百元，卽以三十三元三角三分歸政府。余乃大駭，周曰，此不足怪也。因當與德開戰之始，政府質諸議會曰，德之不德甚矣，當膺懲乎？議員皆曰，如此而不懲，莫太非夫矣。及戰勝，而用去之費，如何不償？有如吾人相約雇打手復仇，仇則復矣，打手所吃用之麵點什物，能不會賬乎？因此第二次歐戰，事前躊躇審顧，人民皆憚而不決者，卽念會賬之不易也。美孤立派之不肯捲入戰潮，亦若是而已矣。因凡有動作，皆當量出爲入，不若我國之士夫，無論決意冒險開戰，不論大言建設，皆必就其所入，責其支出。不要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新名詞，既牢記於胸中，及既爲代議士，而輕徭薄賦之舊觀念，又自以爲天則。故民國元年有人欲我入議會，我乃熟計，假定上午我入議會，謂江蘇何稅應豁除何捐應減免，於是歸而午飯，江蘇人皆以我爲好議員。又下午政府召集建設會議，江蘇人又舉我代表，我在會中，必爭江蘇何

種工程，必當政府補助，江蘇何種生產，必當政府投資，於是歸而晚飯，江蘇人又必以我爲好代表。及我上床自思，上午不肯給錢於政府，下午多向政府要錢，政府其搖錢樹乎？抑聚寶盆乎？我乃真爲一怪物矣。幸而憲政尙未殫成，不然，如此之怪物，將不勝其多多出現。故自甲午以來四十有四年，以新瓶裝舊酒，顧及物質之可憐，直與麻木而不顧等。其老實者以爲我本農業國也，驅市民亦入南畝，望年歲之豐收，卽家給而人足，而不安本分者，必以職業爲教育。以爲老農老圃，恐已不可靠，卽歸真返璞之農民，亦當稍予以新智識。而工商在市，亦四國之通例。必農工商賈，各有職業，國無閒民，大化成矣。而尤其破天荒者，能設廠以造消費之小國貨，或統制而望大規模之國營，所謂大規模，無非足以駭鄉愚。恐怕到民國先生周甲大慶，烏龜已經上山，兔子猶在瞠睡也，故曰顧亦十分可憐也。

四

然則將奈何？則曰民國先生出生二十有八年矣，當認識時代之精神。過去爲環境所遮擋，彼有爲二十世一大國之資格者，竟落伍而爲十八世紀之弱國。此歸過於其保護人，雖有賢明之領袖，而無賢明之大衆。古時男子生，射以桑弧蓬矢，期大衆能操弓矢之長兵，以禦四夷。今日最長之兵，則爲飛機潛艇，欲大衆之能禦四夷，必於凡男子之生，卽祝以機艇之雛型，如過去之祝男子生，贈以狀元及第之飾物。千年以來，易桑弧蓬矢，而爲狀元及第，其結果至於最近之假維新，博士大學，卽爲狀元及第之雛相。造成遮擋之環境，卽此輩之大衆是也。其護符又有輕視物質之聖賢大師，靈感臨照於在天。故大衆中之老狗，終不能學演新把戲也。然四夷之逼處，日甚一日，「世界今日未嘗有之武器」，把戲則日新又新。飛機潛艇，亦不過適於此後最短之時代。以今日而急起直追，從事飛機潛艇，止適合於時代最近之精神。若猶欲付託於此後癡愚之大衆，必然又在時代上落伍。故欲民國先生認識時代精神，而能在廿世紀揚眉吐氣者，必望昔日得狀元及第飾物所生，及今博士大學生活之大衆，賢明能不讓於一二領袖之人物，譬如昨日

死而今日再生，卽佩以飛機潛艇之雛型，祝其再生之日，以力禦四國之大任責之，則老當益壯，人也而非狗，何把戲最新之不可學？二十世紀之立國，奚止飛機潛艇之區區。止舉飛機潛艇者，其說自當於下文申說之。今姑就飛機潛艇而經營之，當卽以一百萬萬元爲第一步之建設，則超於今之歲入者八九倍。今日提倡輕徭薄賦之憲政期成人，必斥之以爲瘋狂。則應之曰，一二賢明之領袖人物，心欲圖之，而未能者，卽困於量入爲出之歲入，一籌莫展也。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卽癡愚大衆之所爲也。如其目前爲獸虜掠焚燒轟毀之財產，早經有賢明大衆，輸其巨大之財，以助政府在數年前能備多於今日數倍之武器者，敵早揚帆而去，淫殺炸斃之慘，可減至於零也。往者不可追，來者豈猶不願圖乎？今日渴望憲政之人，皆愛國之卓卓者，賢明於其道德仁義，固足爲古人佩服矣；若又能賢明於適應時代精神之物質，使少壯軍狗不敢正視焉，則庶乎從十八世紀，一躍而超二十世紀矣。果能在憲政期成以前，先結此一百萬萬元之大緣，不惟抗戰之必勝可加速，而亦爲將來議會開一新紀元。一百萬萬元之如何取諸人民

，如何監督政府，決非片言可決。必且合大衆之日思夜計、絞腦竭髓，然後自有斬新之方法，可使此大計實現。故諸公謀國，與其東塗西抹，剜肉醫瘡，盤旋於十八世紀之老方法，不如各盡心力，使小小震驚世界之舉動，足能一試。則史丹林毅然取農民之糧食，向各國換購機器，他人固早有行之者，庶乎顧亦可憐之恥可雪也。

五

吾人固愛美詞，而尤愛實在。宇宙之神祕，不可究極，遂轉爲矛盾之一物。以言乎互助，固一義也，而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則又一義，二者莫能相非。精神固如此，縮而爲最小範圍之物質，莫不皆然。人類養生送死享樂之具，其始皆出於與禽獸仇敵攻戰之具。弓弦之激響，因而成琴瑟。故有人以爲機關槍及鋼琴，實爲表弟兄。蓋矢出於弦之激發，彈出於火藥之激發，機關槍乃弓弦之嫡孫。琴成於弓弦之手撥，鋼琴成於鍵之扣弦，乃弓弦之外孫。弓矢機關槍仍爲殺人器，瑟琴鋼琴，皆爲享樂之用。卽極可惡

之飛機潛艇，今日中國無量數之生命財產，已犧牲於獸敵之飛機，不滿半個月。英艦三十艘亦犧牲於德國之潛艇。然長房有縮地之方，今日要人之自天而降，快如登仙。潛行海底，穿行珊瑚之林，能見又一世界之百物，皆成無上享樂之具。民國十五年在廣州，吾閒話建設於總裁，首重國防之兵工廠。且以爲兵工廠決非勞民傷財之一物。上海自有製造局，其工人有粵人甌人吳人，或老而退戰，或有過而革除，則皆設冷鐵店於租界，四十年來，足有千數。而又散之四方，今日能修理機器，或製造國貨，推本窮源，皆由於上海之製造局。推之湖北山東河北，於是機工又有鄂人魯人燕人。甌粵吳鄂魯燕之機工，遂遍中國。蓋製造無非鍋爐鉗車洗刨等等之用具而已，可製槍砲，亦可製一切養生送死之具。兵工可以兵法部勒，工人之技術良，兵工可以不較成本，即可免偷工減料等等之習慣。以兵工領導一切建設，國防充實，而國貨亦俱舉，此今日各國最新之趨勢，爲不易之定則也。故今日而言建設，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一塗塗，西一抹抹，無提綱挈領之氣魄，決是落伍之行爲也。以我國建設幼稚，籌款艱難之狀況，即以兵工

言，欲一切並舉，亦必備多而力分，且易成東扯西拉之局面。必要設一中心之標的，於是并力以赴之，萬力皆向之，而後恰成一完全之建設。今日國防中最長之兵器（孫子云長兵與短兵相接則長兵勝），陸則爲飛機，水則爲潛艇。飛機之射程最長不必說，潛艇亦較大砲魚雷，可以遠送。飛機潛艇，皆爲摩托產生之一物，故能造飛機，必可造潛艇。我國最短期間，欲造大規模之海軍，談何容易？然海岸綫如此之長，海中一無防禦，亦太疎忽。如以飛機潛艇爲中心建設，所謂并力以赴之者，第一步一百萬萬元之預算，必可得一小小之規模。又所謂萬力皆向之者，尤宜今日對於事業之農工商，教育之智德體等，皆成爲有目的之進行。例如農業之蠶絲，必且能織最勻細之綢，能氈最精細之絨，以便適用於機業摩托。養牛羊者，必求能製最軟韌之繫帶，最溫暖之外套，以便適於機師之服裝。工業之種種冶金，種種礦物，皆須日夜趕造，以適應於機艇之構造。商業則平時飛機必推廣航空，皆將精製貴重品，以適於航空之運輸。而所謂智育，則機械物理化學等，皆機艇本身自有精確之需要。總之，人皆奮於職業，不能流而爲匪類，恐飛

機巡邏之無隱不燭。體育乃爲對於飛機有重大之變化，今日中國人之體格，半多不適於飛機之駕駛。倘有五十萬機師之需要，則各學校之體育，必盡力改良。凡此掛一漏萬，極可笑之舉例，皆以明有一飛機潛艇爲中心，萬力皆能向之，恰恰兵工則大砲關機槍亦能改良，工業則輕重工業皆不得不興舉，農礦則自然有需要，教育則自然重科學，突飛猛進，固不僅飛機潛艇而已也。以視今日之散而無紀，全不能合時代精神者，將大不同矣。民國先生乎，二十有八歲矣，願認識時代精神乎，盍遊總理遺訓而迎頭趕上也。

（時代精神第三期）

精神物質應當並重說

自進化學說確然成立，知宇宙間無有不變，變又無有不漸。其間雖亦有突變爲例外，而增力不增速之定律，仍使迂回曲折，返於正常。人自原人時代，石器時代，至於歷史時代。既入歷史時代，又自酋長時代，貴族君主封建時代，至於民主立憲時代，入於社會民政時代，隨後或再有共產時代，無政府時代，皆循漸變之正常而進行。今日者，所謂社會民政時代，方興未艾之宇宙進化中一階段也。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君主封建之殘骸，猶藉回光反照，如倭寇之反能鳴張，此卽造突變之因；過去帝俄之專制，已造蘇聯共產之突變，是其例也。至於民主立憲之多數環立，此乃漸變中未脫之蛻，無有不工黨囑與其間，爲社會過渡之準備。今日各國憲政，皆積漸傾向於三民主義之原理，特未正式承認採用，因我國勢未振，皆恥言原理定自中國哲人耳。我總理稟先民之遺則，服膺大同主義，生平常以天下爲公之橫額贈人，於無政府主義之蒲魯東，辨明其

爲真共產，而於集產主義之馬格斯，亦相推重，惟惜其止爲病理學家，而非生理學家。縱階級鬥爭之狹隘行動，而造一時之突變，却不合進化之正常。進化之正常，則既入社會民政時代，當以三民主義爲今後人類社會自治若干世紀之一階段。由三民主義，蛻入真共產，以至於大同，人類實受漸變之福，不受突變之殃，——不必受之殃。

然進化之正常，豈能盡如人意。造突變之魔鬼，藉回光之反照，如倭寇於必例之時，反在肆虐，此外又有滑稽之法雷西，也可稱主義。一方面篤枉過正之急色兒，盲目的造起突變，如孫悟空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結果還盤旋在如來佛的掌中。此亦進化正常外，必有之曲折。蓋無論如何，曲折自由折，正常還是正常。蓋自有人類，自有進化，而中流砥柱之人物，常不絕於世界。剛剛恰好之辦法，自爲時代的多數所贊同。我總理卽其人，而三民主義卽時代所需之辦法也。然精神必寄於物質，儘有烈火般之精神，而無通商會之助燃，烈火亦將熄滅。百千萬年的進化途中，儘有偉大之人物，及偉大之主義，而無通商會之助燃，以成其成道，則徒令進化多一曲折，如閃電之卽過，

而無迹可留。不然何以原人三百萬年中無此等老祖之纖毫思想，可供吾人之流連；僅餘有半於今人腦量之腦蓋骨，及尙未垂直之腿骨，藉此物質，反誣之爲毫無人治組織之能力，猶滯留在半獸化之狀態。迨老石器之祖太爺，還有粗造之石斧，及食餘之龜壳，甚至石洞壁上之鑿痕，遂令吾人信七十萬年中，已有戰爭，部落、飲食、娛樂、人治已開。至於新石器之十萬年，石斧之精，石針之細，甚至有青銅遺跡，水居舊築，猜想治人之會長，被治之奴隸，皆已萌芽。甚且謂此等野人，北海之北，南海之南，今日尙有同等之多族。嗚呼，彼等之物質，雖未能助留彼等偉大之思想，亦幸而小有殘留，不至藐視之爲非人類。吾敢斷言，此三百八十年，我等之老祖中，謂必無特出之少數，若助之以歷史以後之物質，謂必不能成爲歷史中可稱之人物，吾不能信，恐讀者諸公皆不能信也。物質可以助吾人精神之曲達，豈不然歟？豈不然歟？

如是，人類之進化，由偉大人物之精神，促進物質。由物質表達偉大人物之精神，而促其成就。一如鷄生蛋，蛋生鷄，如環之無端。試以歷史時代實證之，而益可信。世

界入於歷史時代，無論東則中國，西則埃及，巴比倫，皆未滿萬年，第一步中國之義農，埃及，巴比倫之名王，兩不相謀。一則有思想，能作易卦，爲漁獵農耕醫藥之便民工作，一則富物質，能造巨大之金字塔，其思想則爲保存屍體之卑劣迷信，故兩者之成就，皆未脫初民意味。使思想與物質，彼此交換，則黃帝堯舜，及第八王朝之盛，可提早一二千年而出現矣。我國第二步，有黃帝之宮室車馬舟楫梓白棺槨，遂有堯舜之璿璣玉衡，葦橋椽橈，天文水利，次第烽舉。而惟精惟一之精神，亦於焉略著。但歷夏及商，蒼頡所造之文字，經蚺螻之笨重，甲骨之簡略，或方策刀筆不易周備，遂使此千年之中，僅有后羿成湯等之鬥士，文化乃停滯不進，至商周之際，第三步，金文起而改良甲文，野蠻男女之歌謠，演而爲江漢士女之風詩，亦採爲清廟明堂之頌告，於是文字興矣。希臘荷馬之英雄詩，亦不先不後，出於是時。文學者，思想之先鋒，亦即文字刀筆之產物。文字刀筆，亦即由冶鑄鋸鑿，金類廣用之普遍而盛行者也。

由文學之傳習，促進記述之便利，由記述之便利，愈能發揮研究之功用，研究既盛

，學人之思緒，遂益繁複，由文王周公鬻熊呂尙開之先，而管老晏孔承其後，人類始有條理之哲理。是爲第四步。希臘小亞細亞之七賢，亦不先不後，剛在此時。卽印之佛屠，亦此時生出。而東西哲理之源泉，實湧現於此一時也。但我決不敢言文周老孔，實其心思才力，強於堯舜禹湯，不過自西周至於春秋，文物愈備，助彼等之發揮天才，較易而已。

至西方盛稱希臘之文化，遠超古今，其實小亞細亞雅典之成就，我春秋戰國之所獲得，並無遜色，且或過之。因西方對於物質之哲想，與精神之哲想，並無歧視。我國則道爲形而上，器爲形而下，誤分上下，遂偏有輕重。語云，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演至周秦以來之二千年，遂至精神小有偏勝，而物質則大有偏枯。在西方一部精神哲理史，一部物質科學史，平均黑暗，平均發達，科學促進哲理，哲理促進科學，乃有今日之強盛。飲水思源，遂尊視希臘古賢，亦其宜矣。其實所稱希臘哲理與科學，皆幼稚已甚。德黎蘇格拉底之哲理，固不如老孔，自然更不如佛屠。恩貝佗格拉斯，亞里斯多德之科學

，你想地水火風之原質，何如金木水火土之周詳。管子之鑛學，墨子之物理，公輸之巧，師曠之聰，曾何慊于科學史之古發明。乃中國人舉性與天道；孔子所不敢常言者，士大夫言之，幾將強販夫走卒亦言之。舉凡鑲鐵銀鑲，鑲者銅鐵，高質時卽貢自梁州，而自暴自棄之徒，乃謂鐵入中國，止在西元五世紀前，由帕米爾高原而來，未與礎商周卽盛用之，西方則求有發明之人以實之，以爲其人不磨之榮譽。中國之事物原始，發明紙張之蔡倫，西方應廟食者，中國藐然如無其人，且以其刑餘之人而更輕之也。於是董仲舒王通之徒，且隱隱有堯舜傳之孟軻，孟軻死，惟朱熹可接，而董王則其蜘蛛馬迹人也。偏重精神之哲理，蹴踖物質哲理，使永不敢培頭，何其忍也。老孔德蘇、均有性與天道普及人人之志願，其實文行忠信，尙非中人以下之人所能起信，於是天堂地獄之說，與原人之習性以供來。佛則高等性天，與下等迷信皆備。西方則以耶教代用蘇亞之學說，造成黑暗。中國則佛道闖入，高等者究其性天，演爲程朱之理學，下等者張道陵之徒，竊其迷信，演爲三教同源，內黑暗，外成桃色，因文學異軍突起，中流社會都歸仰之。

一個桃色世界，自周秦以來二千年，以至於今。西方之黑暗世界，先亦文藝復興、變成桃色，後乃爲科學一脚踢開，顯出深紅色，自五六百年來，以至於今。我國之科學，則因物質被淪陷于十八層地獄，中傷之爲形而下，萬萬不能抬頭。縱人類在此千年內，科學頭腦，上帝已爲暗中造成。科學者，有界說、能分類、成系統是也。而程朱老夫子用以說說敬，自勝于孔孟之尙粗。（非虛譽，乃良心中老實語。）而清代諸儒，且用以治漢學，一字之細，亦有家法與定義。仍爲精神哲學所獨專而已。此驛言之大較也。下文再按步賂言之，以爲結束。

第五步則爲戰國，戰國之所以能促成中國之大一統，卽由各國分頭努力，準備物質人才，如風起雲湧。止要拿孟子所非難者反證之，卽可知其大概。如所謂故善戰者服上刑，則證明孫吳之攻具，與墨翟之守具，軍備皆充。又云連諸侯者次之，則想見車馳馬驟，饋贈之品物繁富。又云闢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則農墾畜牧俱舉。於是交通頻繁，此縱彼橫，造成席卷天下之野心家，而一切藉以控制之物質，足使混一而有餘，於是秦

始皇遂承乏以成此大業。一合不可復分，縱其嗣子不肖，民間祇需有一劉邦其人，亦足以繼其緒而有餘。時爲之，勢爲之，卽物質爲之也。

第六步卽秦漢至於中明，是爲西方之黑暗時代，（羅馬等姑省不別計，因與西方之精神史，物質史，兩大歷史，無甚直接關係也。）亦爲中國之內黑暗而外桃色時代。因在此千五百年中，世界文學之盛，莫有再過於中國者也。文學者，哲理之先鋒，亦卽精神之鬥士，中國以道爲形上，而文學許作淮南之雞犬，可附帶升天。雖亦曾斥之爲物，謂玩之可以表志，然罵文學家爲寫字匠，則羣起可反對也。惟書畫琴劍，尙可附庸風雅，至車匠輪輿，非坐之堂下不可。在此時期，叠受不進化民族之侵陵，以彼性天之道雖荒，風雅之味更澀，然騎射之物質，正同今日兵器中最長之飛機，兵法一長兵與短兵相接，短兵絀矣。」程朱老夫子止懂使人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安厝用騎。彼之矢，將以雍容投壺，安能使射。於是一再亡國，忠臣慘死，漢奸坍台，民族哀矣。

第七步自哥白尼以太陽爲中心，賈利略信科學爲萬能，以至於倭寇轟重慶，希特勒

之兵在華沙從飛機上降落，則又爲世界之戰國時代也。如飛機，朝歐夕亞，如無線電，頃刻可通知全球，混一世界之物質，早出於天然之準備。雖目前尙爲七國並列之時代，孰秦孰齊孰楚，亦莫得而知。然在此過去之五百年，尤其最後百五十年，世界已共迎潮流，而我連牛步化之勇氣都無之。公理戰勝，一度自可深信，如曰能長此僥倖，恐無此美果。蓋各國將受正常之漸變，都或順流而徐進。我無漸變之準備，則易受失常之突變，將奈之何矣，將奈之何矣。然區區物質，如不視之爲俗客，與之結爲密友亦易。有如蘇俄，五年五年又五年，居然左擁右抱，希特勒首屈一膝，張伯倫莫敢正眼。互不侵犯條約，可刻成板子，一張一張訂去。登高台而左右顧，所有貓腳爪，一齊帖服工作，彼將掀髯微笑，閒觀於壁上也。青年乎，如其不愧爲中山先生之信徒者，請迎頭趕上去也。

中國青年月刊第一卷第二號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從二十八年上想起中國青年最可模範的一個

中華民國在今天，已將整整的過了二十八年，問他建國的成績，到了如何地步，當然要把從前人建國的魄力來比較。請問比較那一朝呢？我想直把堯舜之世來比較。必有人以為太胡鬧了，當其內憂外患，民窮財盡，比起宋明，還是歉然，當然漢唐是不必說了，要比「成周三代之隆」，更是笑話，如何一比就比起堯舜之世，真是胡鬧胡鬧。但是古今的情形不同，所謂治亂興衰，也各有各的依着時代的判斷。終之人才湊得好就變興盛，湊得不好，就形成衰敗。篤舊的人，終以為古勝於今，講進化的人，又以為今勝於古，只都是籠統的武斷。難道古時的惡事，也勝於今；又難道今世的惡事，亦勝於古？善惡在時代上，觀點或稍有不同，而在一時的或善或惡，判斷起來，終是相同。所以

問建國二十八年，究有成績若干，倘有現成的典故，何妨把現在與古代比較一下，管他甚麼堯舜之世，隆重得高不可攀呢？

說起二十八年的典故，最熟於人口的，就是舜在堯未死之前，攝政了二十八年。問舜在這二十八年，成績如何，又問我們中華民國二十八年，成績如何；我就有一個比例着的答覆。我們不好執着過去的內憂外患，民窮財盡，尤其是目前的狂寇壓境，蝼蛄抗戰，以爲我們決無此資格，引唐虞來相比。然而我來念一段孟子給大家聽聽，舜的攝政中的環境，也就夠麻煩了。

孟子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傷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猶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大家聽了，此時舜去攝政，滋味如何；有人說孟子的說話，有點不可靠，所謂「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那末又何當堯之時，會只樣一塌胡塗呢！只個

緣故，大家就沒有想想，自從黃帝有了一點建設，三苗的鬼祿，跟着蚩尤下來，一直不斷。少昊之時，又曾大規模的侵略，直到舜做了皇帝，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方來格。攝政時也把三苗竄到三危。想見三苗的麻煩老堯，也不在共工三凶之下。自黃帝到堯，中間又有神人雜糅，假擾天紀。外患內憂，土地荒蕪，一路的民窮財盡，更甚於今日。他父親帝嚳，老兄帝摯，直把一個糜爛的世界，交到堯的手裏。尤其堯以前的古人，於倫理道德，做人之道，還沒有工夫講究。堯首先的出來「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這一套工夫，也就夠化他的心血，夠費他的歲月。從前神人雜糅，好像義和團的世界，恐怕就是義和那種官，專管天變災祥，如後世欽天監，鄉下老百姓的胸中，也好像必要劉伯溫能造推背圖，方才稱職，所以弄到街上跑的，神與人都分不清楚，竟就請他們專心研究三垣二十八宿，定了四時的中星，敬授民時，這也不輕容易。生的兒子能，又是不肖。幾個老臣能，如共工驩兜之類，又都是寶貝。再來一個九年的洪水，明曉得鯀是剛愎自用，但也無人可使。

白治了九年的水，大溜過了，小水還是氾濫在一國的遍地。從十六歲卽了位，忽忽的七十年，已是八十六歲；曩時舜對禹直講，說是耄期倦于勤。難道堯在當時，到了耄期，便倒不倦于勤麼！看看所謂草木暢茂、禽獸偕人，獸蹄鳥迹之道交于中國、竟是那種現象。然而倦勤的人，要能不能，所以就在四岳中間，也急乎想揀個替人。忽然有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居然是出在茅草裏的一棵竹筍，叫做舜的！可以選做女媧。

於是叫兩個愛女，去朝夕觀察，相伴了三年之久，知道直是一個出色人才。到舜三十歲的時節，便請他攝政。現在把我們中華民國講，也同 中山先生，把宋明以來萎靡不振的氣象，遍於中國，治國平天下之大道，散而無紀，先給他一個三民主義，如堯的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立了一個根本的建國綱要。所有鴉片戰爭以來的外患，及貪官污吏悍將驕兵，一切如禽獸偕人的內憂，且到成了中華民國再說。

於是上面一個比較說明了，下面再來一個比較。就是舜的攝政二十八年，幹的甚麼，中華民國有了二十八年，也幹的什麼。舜幹的，是先補堯的未做的幾件。積極方面，

補助羲和的觀察天文，製造了璿璣玉衡，能齊日月五星的七政。把諸侯分等得清清楚楚，每年的仲月，到東西南北，親去借了祭祀山川，看看氾濫如何，獸蹄鳥迹之道，一一跑過。姑且把小水整理一下，權把全國分成十二州。容易開濬的水道，開濬一下，大工程再候將來。從前沒有刑典，所以堯亦無法懲治他應辦的人，於是象以典刑，使欽敬的依照。就在消極方面，把堯所未辦罪的三個內賊，共工是流，驩兜是放，鯀是殛，一個外奸，三苗是竄。說起共事的，已用了八元八愷。至於一班青年同志，如大工程治水的禹，大規模墾殖的稷，執法如山的皋陶等等，還來不及一齊物色完全。可惜到了他攝政的二十八年，堯以壽考令終，不會親眼看見益把烈火，焚了暢茂的草木，禽獸一齊逃匿，稷把獸蹄交迹之道，變了阡陌交通，勻勻南畝，禹把江河奠定，從新廢了十二州，回復了向來的九州，弄成了錦繡江山，其實只也時間來不及曇花頓現。那麼我中華民國的二十八年怎麼樣呢！說到積極方面，造成隴海粵漢幾條鐵道，經營了幾萬里的公路，把五院的規模先立了出來，諸如此類，都是毛細。消極方面，把封建變相的軍閥，終算擴

清了。外交也不至像總理衙門，受人拍棹子。然而大規模的國防，看做禹的治水一般，工程太大，只好以待來年。故大砲飛機缺乏，三苗的飛機在天上雄飛，我們不免在洞裏雌伏。七旬有苗格也要等待將來。大約其惟一原因，亦如堯雖已能得舜，初初也止薦舉到八元八愷，而一班青年同志，如禹稷皋陶伯益，尙待二十八年以後登庸。那末現在的二十八年後，我們的三苗，叫他竄回東京，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都經青年同志來担任，我們雄飛的一天，自然更爲偉大。

好了，現在比較完了，再來談談青年同志。堯只麼一個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的人物，何以禹稷皋陶伯益，不出在堯時。只個原故，可以把孟子再來說明。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堯是一個天縱之聖，却是天潢貴胄，所以拿他來做模範，太高不可攀，他的兒子，更是生於深宮之中，養於保姆之手，有只麼的聖父，竟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善於爭辯，

如汪精怪。做倭鬼的強詞說客，丹朱竟做不肖的原祖。舜也是天縱之聖，然而他的當大任，竟一躍而造老堯之上，就是苦心志，餓體膚，鍊成他的銅筋鐵骨。有人問，他的弟弟同少爺，又是兩個不肖，只又是什麼原故。只有何難解，他那位天生不肖的老弟，也同汪精怪一樣，雖有總理做他模範，他的原形，畢竟是個臭漢奸。他那位少爺，在公主的母親的手裏養大，不免容易驕貴。古老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堯舜沒有強迫氣質庸下的兒子，免去不肖，都是要想保全慈父的過失。與孟子論舜之於人則誅之，於弟則封之，乃是保全親愛，同一「人皆見之」的聖人之過。若正當說法，不如孔子想得周到。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止要給他模範導師，便會成聖成賢。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都是要嚴格的管教，才能免做不肖。所以總裁的管教養衛，特地提出「管」字，必是被孔子提醒。現在閒話少說，且看舜的苦心志，餓體膚，鍊成銅筋鐵骨，做着中國古今來最偉大的青年導師，其當時效果如何。則果然所有當時中人以上的青年，禹稷皋陶諸人，俱被感化了，都做了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人物。而兩千年內的

湯文周孔，都是那班青年的子孫。上同黃帝爭氣，下開中國五千年偉大的文化，到近一千年，被倭鬼偷了他的寶貝，也做了改良三苗。不過賊性改不能盡，所以反來麻煩。

舜的苦心，餓體膚，鍊成鋼筋鐵骨，可以掛一漏萬的約略說說麼。只爲了當前許多中人以上的大偉大青年，揀只個最偉大的模範導師，不能不約略說說。說了一點，他們也自能舉一反三，都做成了八元八愷，禹稷垂契伯益皋陶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那就二十八年後，中國真成了新式堯舜之世，也是不難的呀。人才湊得好，就變興盛，湊得不好，就形成衰敗，恐是鐵律罷。但願今日許多偉大青年，都能說一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舜是二十歲就孝名大著。二十七歲堯娶給他兩個愛女。當二十七與三十歲之間，他那兄弟惡象，曾經要謀死了他，佔有二嫂。那末堯的愛女，假定二十四五，象能佔有，也已過了二十歲，與二女相當年齡。如此說來，舜在三五歲就失了自己的慈母，他那瞎子的父親，續娶了一個絕口不談忠信的萬惡晚娘。瞎子又是窮漢，女人肯嫁一個窮瞎子

，當然必是個惡物。舜自小挨餓挨打，可以不必細說。幸虧他體質壯健，性格聰明，叫他做甚麼，便會甚麼，做起來，終不疲倦，比一個甚麼僮奴，還要有用。故爾打罵之外，家中得此健僕，又肯依頭順腦，免了就下毒手，因此能夠保小性命，漸漸壯大起來。鄉鄰親戚家裏，知道瞎子有這麼一個挨打受罵，千依百順的小孩，自然無不同聲稱贊，全認是一個真正孝子。於是一人傳兩，兩人傳四，二十歲便孝名大著。更過六七年，又弄到通國皆知，自然吹到開創倫理道德的堯先生耳朵裏，一定馬上看看做希世之寶。又恐怕他天姿雖美，學問才幹，或有欠缺。雖此種女壻，即使終身窮困，堯也滿意。然到底還有付託天下的大事，不能不更進一步的考察，就叮囑二女，細細觀察他三年，然後決定，又把他看做大位的承繼人，請他攝政。

周公多才多藝，孔子也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舜在二十歲前：

歷山的田，要他去耕了，供給家中的食糧的，多餘還要換錢的。

雷澤的魚，要他去捕，瞎子與晚娘，食無魚是不可，小弟弟每飯必需多魚，更不必

說。多餘也要換錢的。

河濱的窯，要他去燒造的，造屋的磚瓦，日用的盆盞罇壘，自用之外，大部分是爲換錢的。

壽丘的什器，要他去仿造的。所有家用雜物，大多數是換錢，而家中需要，便取諸宮中好了。

負庖地方，可以就時。就時即是乘時販賣逐利，只種小販生產，亦要他負擔的。

家中倉廩破了，井泉塞了，木匠泥匠石匠，也要他充當的。說不定還要叫他幫人興工建屋，得錢養家。你看他二十七歲做了閹割的駙馬，晚娘惡弟還要德惠瞎子，命他不好僱工，要親自去修倉浚井，以便謀害。舜還不敢違拗，以駙馬爺爺，乃著了工衣去從事。他還有意外的本領，阿弟乘阿兄上了梯，他便舉火焚廩，舜竟用兩隻箬帽，做了鳥翼，從高躍下，只不是絕好的飛機上用降落傘的能手麼？阿弟又乘阿兄下了井，馬上下土填塞，那知舜已預繫他道，從容而出。只又是繫起防空洞的好

手了。一說只兩種本領，都是二女傳授給他的。

終之舜於農工商，無一不善。必有今之受過士大夫教育的青年，傲之曰，舜特少年失學，所以止做許多賤事；他既不能充做文化人，亦恐難得出路，出洋鍍金，更無望了。哈哈，只是甚麼話，說到士大夫的教育，舜更得到很深，可以約略再說說：

他慎徵五典，五典克從，倫理學是專家。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政治學又是好手。

肇十有二洲，封十有二山，濬川，地理水利極熟。

象以典刑，欽哉欽哉，法學是開創家。

南風歌，鄉雲歌，文學的老祖。

舜在床琴，鼓琴二女果，藝術亦是專家。

而且干戈朕，砥朕，他亦講些武學。

問他未入大學，學問何從得來，學問止在大學裏出來，此是今日青年自誤誤人。古之癡

愚王子，問他米是從何出來，他說是席子包裹出來，同一胡塗顛預，而且學問是專從學校裏出來，沒有學校，就稱失學，既出學校，就稱畢業，一行作吏，便可以此事遂廢，弊害之大，已足葬送許多有志青年，及阻障終身從事學問。又學問學問，學是一事，問又是一事，今日把教科書概括學問之全部，更胡塗得可笑。舜之大本領，增進他的不化錢的學問，就是「舜好問」，「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于人者。」他是爲晚娘惡弟凌辱的一個窮孩子，不是他靠了一張嘴，什麼都問，他會如此的多才多藝麼，果然好問如舜，那一個青年，不會兼擅衆學麼？今日害了父母，化了重金，得了一張文憑，自以爲了不起的學者，真叫做不識羞。學了一個士大夫，其餘謂農業低微，工商賤事，冒充文化人，害身害家害國，尤其可憐。

舜的道德學問，可作惟一模範矣，他的細行又何如？則有孟子說他「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飯糗茹草，在今日北方是饅饅白菜，在南方是青菜黃米飯，他靠着只種食料生產，可以終身不厭，孟子又說，「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被袵衣，粗俗點說，就是着龍袍，公主立在旁邊，看他彈琴，妙在「若固有之」。在今日無志的青年，一朝着了龍袍，伴着愛妻在書房裏彈琴，想起自己是窮光蛋，不知要如何得意，或如何局促。舜漫不在乎，在這種外物的美惡上留意。因為樂舞一旦不要他做天子，或棄天下如敝屣，窮負其父而逃，逐海濱而處，他又曠談食菜，可以終身。那末今日小學生穿了一身童子軍制服，便炫耀鄉鄰，不肯脫下。大學生必穿洋褲軍帽，方算體面，窮發投小職員，必要洋服筆挺，借債度日，只也算可已而不可已。吾取舜之龍袍爲比例，做此官，行此禮，吾不反對穿得體面，但朝上穿了洋服，畫上可以穿青布大褂，晚上又可以穿工衣，一個偉大青年，自取舜作模範，終要能作士大夫，能作農夫，能穿工衣，能負販作小商，何時適宜何種，何時便扮演何種腳色。當今人人要無所不能。才會渡過二十八年以後的難關。才會雄飛天下。

末了一句，舜雖名爲天子，然受之于堯，又授之于禹，能夠公天下的，古史上又祇此一入。以舜作我們偉大青年最可模範的一個。願自中華民國廿九年。起。孔誕之外，再

考查了，每年舉個舜誕。諒亦不算多事。（民國廿八年十月十日重慶掃蕩報）

門外漢意中之教育問題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午後三時講

今天承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辦事處容許對教育問題作一次講話，因為自己對於教育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所以今天的講題是「門外漢意中的教育問題」。拿一個門外漢來講諸位所研究的教育問題，也許是太胡鬧了。然而今天是星期日，請諸位發發笑亦好。況且對於門外漢就是胡鬧也可以做一個胡鬧的參考。

近幾年來，我們的領袖蔣總裁，他的訓示中，常提到「管教養衛」四個字。最近教育部陳部長對於這四個字的意義也有很精要的闡明。在我外行說起來，「管」就是叫人必定要如此，而且不許不如此。「教」，是告訴他應當如此，所以不可不如此。「育」，養也，養成功他的能力。「衛」是有了能力，足以自衛，也就能夠衛國衛民。俗語常說管教管教，教就不可不管。養衛都屬於育的部份，所以管教養衛四字，歸納了，也

就是教育兩字。現在用我門外漢的見解，把管教養衛再來瞎講一陣。

什麼是管，現在一般人常常誤解管的意義，好像管是專去管人，忘却管人的人必先管束自己。因而人們聽到「管」字，心裏就不大樂意。譬如說我在街上走路，有時要聽警察的指揮管理，如果我誤解了管的意義，以為我是有身分的人，來受你區區的警察的管理，其實這句話是不對的。管的第一個條件是能自己管自己，因為自己管自己是最貴，一個人要等人家來管，已經是下焉者了。還要不受管，簡直更丟了身分。所以最貴好做到不必有人管，而能自己反省，自己知道凡是利己害人的事決不做，人人如此，社會當然就能做到不管而治。

談到要不管的問題，不由不談到性的善惡問題。討論性的問題，古今來已有不少的學者講過。有人說性是善的，有人說性是惡的，也有人說性是有善有惡的。以我個人的看法，性不性且不去問他，我可以妄斷一下，人是一半好一半壞的。世界人類，決不會全是好的，也不會全是壞的。你想一顆橘子樹，樹上長的橘子，決不會全是大個兒，其

中必是好的大的有多少，小的壞的也有多少。總理說過：「人的權利是可以平等的，人的知慧是不能平等的」。我們的孔夫子也說：「中人以下，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什麼人才算是中人？漢書上有九等人格的分別。我想九等中人四五六是中人，一二三是中人以上，七八九是中人以下。根據這一個分等法來分別人的善惡，我們可以說，一百個人中間，在善的方面有一個最好的好人，絕對不會壞的。在惡的方面，有一個最壞的壞人，絕對不會好的。另外在善的方面，還有四個好的，是不容易變壞的。還有十五個好的，偶爾亦會變壞。在惡的方面也有四個壞的，不容易變好的。也有十五個壞的，偶爾亦會變好。兩頭各去了二十個，餘下來的六十個，我們叫牠為中人，因為他們可以做好人，也可以做壞人。如果我們細心考察社會各界人士的行動，可以證明這一個說法，是不大錯的。

這個理論，用政治上的事情來說明，也可以見得。歐美是政黨政治，他們常分什麼保守自由的兩大政黨。何以兩黨的黨員，會或多或少呢？因為或多或少的緣故，有時保

守黨執政，有時又變自由黨執政，照黨德講起來，一個人一經入黨，應該就不能叛黨。那末一次分了多少，就應該永遠不動，何以會或多或少？這就是中人以上的決不會叛黨。那中人以下的就都是搖動份子，容易改變。常有忽爾保守，忽爾自由，隨着他們的好惡轉移着擁護。因此執政的跟着上台，跟着下台。

我還敢說，無論那一個文化進步，教育發達的國家，一百人中，頂多止有六十五個是好人，至少有三十五個是壞人。反轉來說，無論那文化教育落伍的國家，一百人中，終有三十五個是好人，最多也不過六十五個壞人。民國元年有位丁福保先生以爲我曾經在教育界混過，和我開玩笑，說道：「我願意出一百萬元一天，請你把天下人全教好他」。我搖頭沒有辦法。他又說：「既然教好不容易，那末我還出一百萬元一天，請你把天下的人都教壞他」。我還是搖頭，當時聽笑話的人，也個個搖頭。現在想大家必以爲嫖賭吃着，是人人喜歡的，拿嫖賭吃着來勸人，是一定中意的。那裏知道，你試試看，站在十字街頭去教人嫖賭吃着，保證會許多人給耳光你吃。這是證明我到底好人終有三

十五個的斷言也是不大錯的。

從上面這許多的敘述，可見中人以上，止有三十五人，中人以下倒有六十五。我們外漢談起教育來，就想把那個教字，要想個字來，幫他一幫。怎麼幫法呢？止有我們領袖早能夠見到，他把俗語中所說的「管教管教」，在教字之外，把「管」字特別提了出來。我就有法子，把他的「管」字，對付六十五個中人以下，叫他必定要如此，而且不許不如此。「語上」的心血，雖然在教字方面，也有時不能不在他們身上白化一點。然而頂好多省點心血，化在「管」字上。化的什麼是語上的心血呢？就是對於教字方面，要講「不可不如此，而且講所以要如此」，這是不得已時，對一百個人，都要教的。什麼叫白化心血呢？就是講到不可不如此，所以要如此，一定有三十五個的中人以下，沒有希望能叫他自動的依從。然而止好一齊都教，就是沒有法子，把三十五個中人以上的認識得很清楚。而且更沒有法子，把中人以下內三十個能化導的，也馬上能認識出來。所以止好一百個通通吃點力，對他們「較上」一點的講了。希望三十五個中人以上，都

聽懂了，一同來管人。還希望六十五個內有三十個中人，也能相信了，帶管帶教，也跟着做了好人。使好人有了六十五，管住了三十五個壞人，便變成了好世界。若是管教不得法，變了教育落伍的國，止賸了三十五個好人，管不住了六十五個壞人，好人變成束手無策，只好獨善其身，世界就會弄到難看到不成樣子。只個現象，就是管人的太少，變成了人人無管束的緣故。要挽救只個局面，似乎不需要三十五個好人，起來多吃辛苦，担任了「語上」的教，初步要三十五個好人，加倍辛苦，担任了管，才是聰明辦法。

我想，施教也同施政是差不了許多。古人對於施政，亂世要用重典，只是說不但是要管，還要管得很嚴。俗語說：「棒頭上出孝子，篾頭出逆子」。也自有一點理由。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雖然民免而無恥，而信賞必罰，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在施政的人，自己勉勵自己，當然要進一步的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然當了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時候，就是諸葛亮，也就不能不吃點辛苦，罰二十亦必親覽，且顧了政刑要緊。否則對黃巾賊去讀孝經，我就記起一件家庭的小事來。我有個朋友，叫范素行先生，他的父親是

道學先生，所以范先生根氣厚，言矩行方，朋友個個欽敬他。他的夫人却是一個知府的女兒，並不算什麼惡劣，止是個中人。可是他宦家女兒，看慣婆婆不合的，終不見得十分孝順。我們的范先生講起來，就用一篇大道理，大都只中人的女子，是聽不大懂的。於是每到媳婦與婆婆吵嘴，他到了沒法，就跪到他父親的木主前面，把自己的鞋底脫下來，打自己的嘴巴子，只也算十足的導之以德了。可是，每到如此，他夫人便嚇嚇的笑將起來，對丫頭老媽子說道：「你們看，只一套又來了」。范先生三十歲便氣死了，只怕就是不能合理的管住，感化也是失敗了。又如近來節約運動，其實我們最高領袖，十幾年來，請客西餐止有四色，無酒無煙，中餐火鍋一隻，便菜四小碗。還有一位領袖，遇到不能不筵宴，就用一隻一品鍋代替。只也可以算十足道地的導之以德了。然而東也聚餐，西也聚餐，酒肉狼藉，盃盞滿台。不知還算豪闊，還算恭敬。規定了八元一席，暗中還貼到十六元二十元。只個以身作則的教，終於在只人人失了管束的時候，收效太少。似乎非不客氣的管起，來禁起來不可。既然以身作則，禁也不能有怨言。

所以教育家拚命只管把理論說得十分高超，却忘記了好好的管束，只無異做了官，只倒貼點標語式的告示，而警察却辦得沒有力量，恐終不能無爲而治的罷。且世界上壞人倒有六十五，對中人以下的人去對牛彈琴，孔夫子上了當所以斷言是不可。孔夫子教絕等人物的顏淵，也不過「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還要「循循善誘」，就是無形的管着。所以子貢也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拚命的要想做改良孔夫子，把性與天道，對中人以下的人，要硬硬輸入到他的腦子裏去，其實他止看見是一套罷了。只不但枉費工夫，而且還有意外的危險。如其諸位不信，聽我慢慢在下面貢獻。

因爲善惡與智慧，雖有幾分密切的關係，然而參也魯，柴也愚，愚魯人的當中，儘有第一流好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潤非而澤，絕等聰明的少正卯當中，也常出第一等壞人，若道理聽進了聰明的好人耳朵裏，就會成功了先知先覺的真知灼見，只就是 總理希望有只種担任「知難」工作的先覺。吹進了愚魯的好人耳朵裏，也能

篤信謹守，這就是 總理希望他們担任「行易」工作的後知後覺，只亦就是孔夫子所說的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如果中人以下，一班不知不覺的人物，至多只好博他以文，約他以禮，加上非禮勿動，非禮勿言，管住了，叫他定要如此，而且不許不如此，這就是現在頭等與盛國家的三十五個壞人，也表面能奉公守法，而且有些聰明的少正卯，人家雖刻刻提防他，他却居然做成極能幹的有用人物。只種人，就是孔夫子又說「不可使知之，可使由之」的一流。總理也就不客氣對他們說知是很難的，我已替你們知好了，你們用不着再費心，行是很容易的，你們務須依照，以求貫徹好了。你們肯相信，一定成功的。如其不肯依照，一定會失敗的。總理雖也謙，自然聖不自聖，有第一流人物，也容許他補充。若聽中人以下的少正卯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弄到儒分爲八，墨分爲三，決是有損無益的。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就是禮，也已經包含廣大，一切做人行政的規則，都包括在內。說到用禮來自管，也談何容易。若是自管，還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管字的範圍

，止能先顧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因爲言動是連警察可以干涉的，視聽只好請人自己招呼，干涉是不會顧到的。中人以下的人物只好盼望他權作二勿公，若四勿先生是很少希望的。所以上面我說的管人的應先自管，只句話縱然並不是性與天道，雖一百個人，都應該對他講講，然而實在還止可貢獻中人以上。就是中人以上的人，除了聖人，大學上還要請他雇十名義務警察，暗中跟着監察。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只個方法，自管還脫不了人管，決不是把自管的標語，貼滿了牆壁，「此地不可小便」，便可遣散了警察不用的，所以人非聖人，一定要管的。省點教的心血，多化點管的心血，只是我門外漢對於目前教育問題的偏見。

什麼多教了深高的理論，還會有危險呢？因爲太高深的理論，對好的方面第一個好人講，是十分有用的。對於次點的好人講，就必定知其當然，到底不見得能知其所以然，能幫助他實行之處恐怕很少。故爾工夫太忙，就只好遇到三月不違仁的顏淵之徒，偶爾講講。此外節省心力，做一個罕言與命與仁的孔夫子，亦有相當需要。若對六十五個

中人以下的人去多講，不但白費工夫，還生出危險性來了。最好的結果，就得着儒林外史裏高翰林的見解，以爲己飢己溺，止是類書裏教養門的話頭，不必實行的。因爲稷先生擔任了改良農田，如何世界上有一個餓死的人，就要算他餓死他的呢？禹先生擔任了水利工程，如何世界上有一個淹死的人，就要算他淹死他的呢？理論不是太高了麼？高翰林地位雖然是翰林，人格恐怕却在中人以下，自然懂不得了。然而他在教養門裏抄到了只個話頭，寫在八股裏，翰林却被他騙去了。只是一個小小的危險。更有一班大政客，他把標語讀得爛熟，滿嘴的國利民福，有時被你發見了靠不住，覺得十分討厭，徒然被他耽擱了工夫。然而當你正在需要，聽他說得像煞有價事，一不小心，比翰林還高的地位，也被他騙去了。難得一個少正卯，孔夫子忍痛的誅了，恐怕還有許多小少正卯，孔夫子也覺得誅不勝誅。所以止好性與天道，且不可得而聞，說話用心點，免得被只班人偷了去，添他們高等作惡的資本。至於不得已而應該說點所以然，且止好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約卽有兩義，一是在博文之中，把禮來約舉出來。一就是約束了，叫他非禮

勿動，非禮勿言，還在教中去管他。管之爲意，豈不大矣哉。孔夫子對亞聖的顏淵，還脫不了管，所以現在什麼運動，什麼運動，運動亦未免太客氣。不如對於必要如此，不許不如此的事項，把運動改做管理什麼，就會有效得多了。

把教育的教字，添一個管字，叫教字有效，而且管要比教多化心血，只也是天然的趨勢。譬如我們設官，司教的教育部，止要一個，而司管的內政部，司法部，銓敘部，審計部却要四個。

說到這裏，把教與管算粗粗的說明了。我以為育字的養與衛事情雖不免看做形而下，而心血值得多化，似乎比管教還要注意。因爲養衛不充分，管教就一定減色。就是二個人能力不充足，精神也不免大受影響的。所以也可拿設官來比況，對於管教，是教育內政司法銓敘審計五部，對於養衛的財政部經濟部軍政部，雖止設三部，然而所化的經費，不是多過了五部的數倍麼？雖然只種幼稚的比況未免可笑。但是我再用半天的工夫，來鬧諸位三個鐘頭，然諸位也要大加注意的。可惜現在已化了諸位寶貴的時間，近

乎一個半鐘頭了，再連三個鐘頭，如何使得呢？只好有機會再說罷。

止有幾句總括的說話，我們過去的教育，有教無育，就叫這回的抗戰吃了大虧。教字又不曾注意管字，把國家教育，暗變了宗教教育，表面雖有人罵，造成了許多士大夫，其實有幾個能出將入相，折衝樽俎，大都是念經卷的和尙罷了。所以還有一個門外漢，叫鈕惕生先生，他去年二月對我說：「恐怕我們學校的人物，無異蒙古廟裏的拉嘛，止成了一社會的高等階級。我們把子弟向學校裏送，無異蒙古有三個兒子，要兩個做拉嘛」。我聽了他的譬喻，十分絕倒，就是那天，我跑到夫子池，在一個小學門前，聽到裏面書聲朗朗，我一想又正在那裏造一班小拉嘛了。恰有一位教員走出來，他認得我的，要邀我進去演講，我正把着只個離奇觀念，能進去說什麼話呢？婉言的辭請改日，就告別了。我們門外漢竟有只種感觸，諸位聽了，苦笑罷，毒罵我們罷，由諸位處分罷。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步

久不聞汪精衛之蹤跡，自從駭聞報載曾仲鳴先生被愛國僑民所慘殺，接連香港友人又寄來一詞一文，詞則汪氏之消極過乎其情，已步其韻而解譬之矣，文則爲曾先生死後所發，大旨乃恐一朝掩霜露，懼終蒙漢奸之名，不諒其主和之苦心，爲自己表白，並爲曾先生鳴冤。嗚呼！汪氏之處境，狼狽亦甚矣，但願而今而後，汪氏始終只有豔電幽莽失檢之大謬，決不終演賣國求榮之一幕，則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有之，汪氏華貴之歷史，即不至終投閻壠，並亦可以大慰友人曾先生於地下。但汪氏之文，一張於南華日報，中外之消息，即紛如而出，高宗武等之如何如何，東京歡迎，河內密商，又如何如何，我今不得不讓一步論，此或皆爲新聞家頭腦之過敏，然要人輕發言論，幾亦如豔電之徒惹是非矣。

回溯汪氏去冬猝然南行，當豔電之未發，我個人即墜入五里霧中，莫名其妙。汪精

衛者，總理原始之信徒，黨內之副總裁，應與黨部同其存亡，不應暴敵方圖狂炸重慶，氏乃臨陣脫逃，自避于安全之地，若欲令我當時料其或有異圖，我何敢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但簡單以為辛苦太甚，欲求小休，似猶不類，故念其夫人陳璧君為女中之豪傑，頭腦更似高明，因發一快函，寄於河內，其文如左：

「璧君先生賜鑒，精衛先生近頃同在重慶，見其每週主會者以十數，訓話者又十數，此外焦勞電牘，款應僚客，幾日夜無休，吾料其將病，今果病矣，病而小休，俟短時康復，再應艱大，乃衆所望也。惟要人舉動，易為敵奸興謠詠，此時僅達抗戰之初，以弱敵強，集中主力，待其消耗深入以殲之，此舉國共同之信念，即彼利「速戰速決」，我利「長期抵抗」，已合四百五十兆人而定之國策，故前年離京之夜，預定引之山鄉，先生與精衛先生，合全體出席最高會議者所主張，我受鉅大之損失，方使彼成泥腳，渴欲誘和，整旅再來，此如大相撲之力竭聲嘶時，太極拳方欲加以煞手，乃反縱其休息，豈非有岳忠武十二金牌之痛，將令全球騰笑，萬世唾罵。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

之人，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爲被誘而死，國爲被誘而亡，均爲民族之恥。先生佐精衛先生要擊戰濃於北平，三十年來，先生梁孟，如斗星之朗曜，爲通國所仰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人皆信元老之顏面，更華貴於少年之頭也。精衛先生病中不知外事，望先生速爲清此污障，使天際永現真人，知先生必早爲之矣。竊附知索，敬贅一言，並望精衛先生早日康復，弟吳敬恆頓首，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知此信到河內，汪氏早寄豔電於香港，而尤可異者，二十六日紀念週，蔣委員長已在此間將近衛廿二日所發之謬論，詳細痛駁，中外登載，汪氏豈有不知，何以於二十九日，又公布其豔電，除却欲投機暴敵搖動人心，復有何種解說。宜乎舉國忿怒，全黨痛恨，我爲之着急曰，汪氏自討苦吃矣。卽以小問題而論，溫生財烈士，恐今日國門之外，更多其人，果也，林柏生遭擊於前，曾仲鳴先生被戕於後，無謂犧牲，皆一言一行之不慎召禍也，事後竭力補救，又來「舉一個例」，「然而愈說愈糊塗，古人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不然乎。汪氏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始終不做漢

奸，卽人皆仰之，留待孝子慈孫，必爲之解曰，一言以爲不智而已，其心證明無他也，氏舉一個例，我當爲進一解。

(一)汪氏斷斷於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紀錄披露，只就是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洩漏秘密，處刑更嚴，汪氏此番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洩漏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秘密，到如今敵人尙不敢借此宣傳，卽陶大使亦未在外宣露一些，汪氏乃將個人主張之豔電，自認在重慶不能自由，然既離重慶，而處自由之地，何以不密電中央，作爲個人提議，却先在香港公布，故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來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當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存亡呼吸之際，前方的官兵，全國的同胞，正在拚命抗敵，博得最後勝利時候，無論任何個人有意見，不向政府獻議，而卽公開宣傳，這是國法與人情，皆

所不容的，何況你是當的主席呢？故汪氏斷斷於主和不主和，是一味歪纏，忘了他公開反宣傳的罪惡，我敢說，你除了投機降敵，想做傀儡、及搖動人心，想達亡國目的、復有何種解說呢。

(二) 就對和不和而論，汪氏是始終觀察謬誤，不是他披露的祕密外交談話上，又有蔣先生洞若觀火的一段話麼。就是「蔣委員長對德大使所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更可以不算數」，還有德大使所傳當時日本之條件，便已明明早有「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等之伸後腳話，悍然夾入，如果前年不是蔣委員長反提了兩個要求的條件，用最正的態度來應付這個提議，就是德大使的好意，縱然實現，也不過如張伯倫首相上人家的當，勸割蘇台區，不到半年，便束手就縛，把全國奉獻罷了，汪氏不知飲了什麼麻醉藥酒，此番「舉一個例」上，會說出「德大使所述日本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爲苛」，難道即指不要賠款，不要割地，取消租界等等近衛欺騙鄉愚白癡的許多謬言麼？就是不讀蔣先生的詳細闢謬，而小學生亦個個懂得，

所謂「經濟合作」，就是中國的款，都是他的款了；所謂「內地雜居」，全國成了租界，中國的地，也是他的地了，何必再要你賠款，何必再要你割地，何必再要你租界？爲什麼這樣「亡國條件」，就是小學生都懂得的，汪氏偏偏裝做不懂？捺着紅狗矢，當他火煤吹，只要我替汪氏辯護，說這個作用，不是利令智昏，有誰相信？所以香港朋友來信，又來告我說，你所崇拜的女中豪傑汪夫人，我僥倖難在她「同志」裏面，聽她祕密訓話，她分析「我們不惜起個內亂，推倒他，和成了，就讓汪先生出來組織「中央」，國就不亡」，恐怕這種喪心病狂，夫唱婦隨，簡直是立直了做夢。汪氏又歷數「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陷落，長沙尙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當時我見汪氏於廣州陷落後，若喪考妣，頓足號陶，我以為汪氏對敵國有此仇不報，難見祖宗之慨，那裏知他却是悔恨屈膝太遲，大人物之變化，真非我等下愚所能測。或彼深信蘇台區割後之捷克，必能長治久安，所以把彼亦與知之國策，我們中國不得已爲要得到最後勝利，使南京至武漢許

多要點，忍痛換得敵人之罷疲，弄得他們急於誘和，而想我們與他停戰休息。我們前方官兵，全國同胞，正在死裏求生，實現長期抗戰一貫的政策，剛纔達到轉機的時候，不料汪氏健忘了，他反以為敵人佔領我們城市愈多，殘殺我們同胞愈力，而我們就要投降敵人愈快，接受條件亦應該更苛，你作此狂語，是不是為敵人張目？還是代敵人向本國討價呢？你這樣的怕鬼怕敵的心理，難怪你怕敵人來重慶轟炸，就要飛到國外河內安全地帶，急急忙忙的來響應敵國首相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亡國條件」了。你竟將我們拚了民族生命的重價，買得敵人罷疲的時機，乃他反要送上去與敵人求和，讓他休息透氣，等到停戰之後，敵人休息半年，使得我們人心渙散，兵力懈怠的時候，他再來掃蕩我們西南，豈不十倍容易於今日，如此半年之後豈不是整個中國變成了捷克，你就是組織了「中央」，豈不是亦做了捷克亡國總統哈柴嗎？此亦小學生都懂得的，汪氏夫婦又裝做不懂，若要叫人解說其理由，無非是羨慕薄饑殷汝耕哈柴等等。雖是掛名傀儡，却是三等奴隸，東三省之有志氣人民，甯可至今流離南北，知保護國之願民，較亡國

奴還難做，是則汪氏夫婦，欲勸香港工商各界以及青年學生諸同胞投降，我相信我們香港同胞當在香港賣火柴，決不願跟了汪氏去南京做順民，因為他只要一遇到東三省及淪陷區域逃出之同胞，略講「鞠躬」「耳光」之小小風味，即不能不盼望乘敵人罷疲，打到最後來求死裏之逃生了。

(三)汪氏「一例」中有三問，其前兩問，用以上的解說作答，也已經夠了。其第三問是這樣問的，「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不料汪氏這種絕等聰明之人，會發此種癡愚的疑問。我未正答你之先，先來問你，何以一樣的吳稚暉，始終想尊敬你，重視你的，當十六年四月初一二三，與李石曾先生等日夜懇求你慎重，你四號忽與當時共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共發宣言，我就不客氣的狂罵你，後來你畢竟又自覺錯誤，至今你且以爲大誤，大誤不大誤，或者還是你的神經過敏，至於當時的錯誤，你的自覺，實是不錯的，所以我又敬你如初。到那年十二月，你又忽發奇想，我又與李石曾張溥泉諸先

生勸你慎重，張先生且向你跪求，你又不聽，等到十二日廣州燒殺，我就不得不又罵你，你是聲淚俱下的出國去了。後來你又覺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幡然又以黨國爲重歸來了，我就敬你以至於今，不料你真是共產黨所批評的「妓女政客」和「搖動份子」，又來個豔電，自然我們那裏能夠贊同你這乞降的主張呢？張先生甚至追悔，不應在南京中央黨部前，冒險抱住刺客，救一無聊之人。把以上的歷史答復你，從前人家與你相同，及現在人家又不與你相同，都是自然的。你若真去做了傀儡，恐怕你的有出息的兒女，也要不認得你這老漢奸作父母了罷。所以你的機要祕書，最相信的心腹同志，因爲他的良心主張，竟要把你的祕密洩漏了。我們真爲曾仲鳴同志可惜，因爲我們缺少了一個真正的爲公而不爲私的忠實同志了。我再來正答你，你用無賴口吻，催眠法術，誣人說過「既已主戰，則不應再又主和」。誰說主戰不應主和，誰說和戰非國家大計，但是汪精衛，要知道你之所謂和者，是你承認近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條件之下來求和的，你豈不知道這「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滿」支協

「同體」嗎，豈不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嗎？這個條件，還不是「亡國條件」嗎？你這樣主和，豈不是投降嗎，還能說得上是講和嗎，這樣的投降，還能說得上是國家大計嗎，這樣的講和，豈不是賣國嗎？你這樣投降，這樣賣國的主張，還能怪人家與你主張不同嗎？這種是非利害，和戰存亡的道理，就是小學生，亦能明辨，你這樣聰明的人，難道真不知道，還在那裏辨別和不和，醜態說癡人之夢，不是另有作用而何。說到正文，你要懂得，你若是善意謀國，用正當手續，如國防最高會議之類，秘密貢獻和戰問題，人家自然陪着你討論，發覺不當，亦可否決，如南京議和之不再提及是也。倘使你的豔電，你親在黨部交各人討論，各人亦至多勸你勿作癡夢，否決而罷，你却公然出行，公然公布，爲惡意的宣傳，你已經犯了死刑，且希圖進入漢奸，人家青白人，忠愛己國，誰肯贊同你的逆謀呢。你疑問何以「又會主張不同？」不是癡絕麼？以上我的逆一解，也算要言不煩了，但我望汪氏臨崖勒馬。還有幾個小問題，也要忠告。

（甲）有人說汪氏此次發表只「舉一個例」，有兩個圖：（一）是我們朋友那天聽

汪夫人對「同志」訓詞，她說：「我們要達到目的，先要造成能把和戰問題公開討論，至少要使和的問題，與戰的問題同樣讓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時候已經到了」，因此，汪氏便放第一聲大砲，想引起贊同呀，駁辯呀，鬧得一塌糊塗，企圖搖動人心，破壞抗戰，可使敵人哈哈稱快。但汪氏夫婦，竟敢犯這種賣國大罪，不但人格完全喪盡，且必惹起無邊衆憤。我以為你如此宣傳，除了你的同行王梁之類以外，那裏還有中國人來相信你這些賣國降敵的宣傳，被你搖動呢？不過你宣告你自己人格破產而已。至于對牛彈琴的駁辯，我知道都不願意瘟臭的來淘毛廁，我是叨在知末，應作最後一次的貢獻。汪先生我以為你是相信了敵人，而不相信朋友，你以為敵國不承認國民政府作對手是真的，你所以相信敵人只要你汪某來作他們講和的對手，更真了，所以你到如今表面上還說是只勸日本與國民政府講和，你可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這些客氣話，試問你如不通敵，你有什麼資格，能說你可以勸敵國與本國政府講和呢？我相信你到如今還是做這個夢，沒有醒轉來，還是以為敵人只認你為對手的話是真的，而不是騙你的，所以你還是從

容大方，很客氣，很謙讓的要勸敵國與國民政府作對手。但是你自己一問你的內容，你葫蘆裏面所賣的究竟是什麼藥呢？老實勿客氣，我來拆穿你的西洋鏡說罷！你這個內容，就是到了相當時候，你就不客氣的出來說，現在國家已經被你們這班不負責任沒有誠意毫無見識的奴才弄糟了，你們應該趕緊滾開讓我來幹罷，一方面你又來裝作悲天憫人的話出來說：「日本既不要國民政府出來作對手，而國民政府也不好意思來求日本講和，那最後只有我汪精衛萬不得已而出來救國，來做日本的對手」，在近衛的所謂：「東亞新秩序」之下，「二衛」先守共同的來完成日「滿」支的「協同體」的大業，你們夫妻的計劃，豈不是這樣嗎？這我的朋友不是瞎說的，更不是我來開玩笑，你九日聲明對大公報五日所載你通敵賣國爲虎作倀引狼入室的消息，還要自辯，不肯承認，但我所得到的證據，比大公報所載還要詳細，如果打起官司來，我還要到堂上拿真憑據來證明的，到那時你總沒有話可說了罷！（二）是宣露國防會議的紀錄，要便香港等處汪派造一種謠言，說是「汪家豔電，與政府是唱雙簧」，有着證據。但現在紀錄披露，剛使人知

道南京會議，與汪家豔電，并無絲毫因果，但見汪氏自己是一個和戰不定，背寒追焮的人物罷了！且以雙簧論，汪氏歪戴了小帽，面心裏塗着白粉，在台前演手舞腳，近衛在他屁股後頭，大唱「新秩序」，汪氏的手腳應絃合節，不啻若自其口出，突然換了蔣先生在他背後，痛駁「新秩序」，汪氏就在台前呆若木雞，手足都僵着不動。這可以叫看雙簧的小弟弟判斷，汪氏與誰演的雙簧，小弟弟必大譁曰，我在告白看見的，叫做「二衛雙簧」，中日合演。只是小問題，我勸汪氏大人物，不必注意，若犯了洩露祕密文件的大罪，來牽扯成一句趣談、更不值得。

(乙)洩露自身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祕密文件，已經夠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偽造，適於己意，尤不是要想領袖羣衆者所應做。例如汪氏文上所引，德大使又見王部長，據稱，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這是記錄所無，而你代爲敵人來掩飾敵人，要德國政府來講和的地步，免惹敵國的怨恨。又對

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子排日問題，「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記錄亦無。又唐孟滿，白健生，徐次辰，顧墨三等談話，記錄亦無之。又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本幾次好機會，可以謀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賽條件簽訂時候，任人提出條件，不能不接受；；；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記錄又一字沒有。這是更應該為德國陶大使聲明的，免得陶大使在德國受他政府的譴責，喪失我們中國外交信用。諸如此類之小竄改尚多，雖皆無關宏旨，只是適於和議之可歌動，然以中樞要人，而能如此自由偽造，即使真是一不小心，利令智昏，去充傀儡，你這樣不能忠於職務，豈不是小鬼見了你，都會怕。難道不要你的命嗎？你要小心，我想到相當時間，一定會給你一個殷汝耕式的下場。況且現在你夫婦想糾合「同志」，釀成小亂，亦何以管束其部下，無非以偽相市而已。蘇錫文即為其衛兵所圖，伏望汪氏保重。

(丙)汪氏自吹「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斷定了，中

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又云「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恍于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汪氏居然像煞有價事。革命青年，黨魁，雄辯家，詩人，漢奸，搖身一變，又變爲老教士。又你的女中豪傑陳夫人，她近來也常常嗟嘆，戰爭中人民如何痛苦，忘了幫助你在漢口北平鏖戰，儼然一位積世老婆婆。可惜你們夫婦，暗中又在那裏慫恿「同志」不恤小亂，準備組織「中央」，希圖竊取政權，作爲你向敵人進身之贄。只人家就不能不看透你們的假面具，知道你們貓兒哭老鼠，其實可笑，還是勸你們善保引刀成快的少年頭，始終老實爲好。

(丁)但汪氏最不相信的，就是老實。他是志氣要想達到無上的高昂，差不多宇宙如有上帝，他還想駕上帝而上，其實他無論如何能學孫悟空的善變，終變不了那條尾巴，人家看了，只是一位畜生。他的尾巴，到底是什麼呢？是慘綠少年（不老的），是準備邏輯爲何物的雄辯家，是尋章摘句的書生，是也愛幾個臭錢的凡夫。從前我稱他爲偽

君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什麼黨魁漢奸，都是他過渡暫居的頭銜，終要被人一腳踏開，提了尾巴再變，從極左變個極右，從極高變到極低，從極香變到極臭，他都無所謂。他自己以為「看透了」，馬上變，他看透了革命的左邊來，便覺至少要與列當，托羅斯基三位一體，史太林決不是他的相手；他又看透了東亞百年大計，至少希特勒，墨索里尼少壯軍人，都要受他的支配。人家說汪精衛早已加入某某集團，他做了硬牌漢奸，決不像秦檜，李完用，那末簡單。所以西湖上秦檜王氏夫婦，用白鐵鑄成，對於他們夫婦，至少要準備鎗鋼，才稱他們的分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他變成了再說。我今感慨的，他既然知道「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難道別人也就見不到，人家答覆你，也不過說主戰也不會分裂罷了，誰在那裏借抗戰統一呢？你反對什麼呢？你提出那個反對字樣，不過存心要煽動你的「同志」，替敵人起一個小亂罷了。此時你要在國內煽起小亂，這個搖身的變化，你還吃得麼？不用鎗鋼候着孝敬你們的百年後，還用什麼呢？「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乃是一句共同說順口的新名詞，沒有那

個造了這個名詞而抗戰，問起這個名詞的內容，就是說，除了極少數畜類的漢奸，中國全體人民，都是愛國分子。我也舉一個例，你所主持過的參政會，就是各黨各派的代表，因抗戰而統一集合，大家想到從前分裂的削弱國力，所以一合就不會再分，所以你也相信「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統一裏面又來共產黨的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也共同抗戰。你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你又說共產黨能「表面化」，但直到如今，却止見你公開乞降，尙不曾見共產黨的公開搗亂，共產黨能表面化，你却連表面也不化。你就是要宣傳你個人和議，煽動內亂，設計賣國供給敵人的利益，滿足個人的私慾。古人說：「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與其退也」，我們只曉得他們是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同來抗戰的中國人，如是而已。共產黨所要第一打倒的英吉利，尙可因民主集團，而英蘇合作，中國把主張民治，服從了三民主義的國人，乃反歧視，如何而可。你既一生鼓吹民主，居然看透了反民主集團的行運，又想馬上跳槽，你提到共產不共產，無非想塗說中國贊成共產，應為以防共做幌子的

侵略國所「磨礮」罷了。你說「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這話就是將你自己的計劃明白宣布了，就是盼望不得共產黨搗亂，所以你先來做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勾當，如果共產黨中了你計，來搗亂，你的機會又到了。是什麼？就是你可以借求外援的名義來借日本兵平內亂了。你這種用心，不是明代的吳三桂，朝鮮的李完用嗎？你倒行逆施，一至於此，你還有絲毫天良麼？你坐在中央黨部，不是一天，誰不跟了你，對共產朋友，苦口婆心，祝他們表面化得自然，共同建成三民主義的國家呢，你要公開了向敵人特別提到，是何居心？你主張了賣國的和議，還有本領使他們表面化，大家同他們共不愛國，就無法得他們表面化。這好了，請你不以搗亂為天性的摸着良心，少看透點，老實做你的頭能引刀成快的少年，我得罪了你，將來願受你的處罰，末了，我也奉還你「舉一個例」，就是你會記得你在民國二十三四年做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代，不是日本軍閥要求撤換察哈爾宋主席哲元嗎？你接到日本軍閥的要求條件，就不問那一個，也不問怎麼樣，更不問宋哲元主席究竟有什麼

麼過錯，應該不應該撤換，你就拿你誠意外交負責的精神，用卓越超羣的見識，高明莫測的手段，趕快連夜的下令，即將宋主席撤換，你就對日本軍閥俯首貼耳，奉命惟謹的遵辦了。不到廿四小時，把我們察哈爾整個的主權，奉交日本軍閥了；而日本軍閥竟不費一彈，不流滴血，和平的取得察哈爾，你看這與上月的哈柴總統奉送捷克國的情形，有什麼兩樣？計算時間，你的高明迅速的外交手段，奉送察哈爾比捷克的奉送，還要快得多，其他實例，也不知有幾多，我只舉一個例，已足表示你高見卓識聰明智慧的外交天才，向敵人能負責任的喪權，很誠意的辱國了，汪先生，你對日本軍閥這樣能負責，這樣的誠意，日本軍閥那裏還肯舍得了你呢！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間，除了你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所以他們找到了王克敏，梁鴻志二位還不夠；必要對你說的只有你可以做他們講和的對手，這是難怪他們的，因為他們並不是有意要來勾引你，或有意來害你，不過有利於他們自己，使他們容易滅亡中國罷了！而你實在也並不是有意要來害日本，但是他們看你奉送察哈爾這樣的辦法，而且如此之快，就不能不使他們日

本軍閥滅華的野心格外發揚，侮華精神，也特別高漲，因此得寸進尺，使得他日本軍閥就莫名其妙，忘其所以，連得他們自己傳統政策與最高軍略都不管了，一直到了蘆溝橋七七開戰，他們猶以為中國人只有吃硬不吃軟，所以增派大兵入關，無法無天的燒殺天津，佔領北平，還一意癡想我們國民政府像你在廿三四年做行政院長時代一樣，只要用兵力威嚇利誘，就可以簽字屈服，垂手而得華北了。不止如此，還要費他們的心，派兵到上海，攻南京，直到佔領廣洲武漢。汪先生，你知他們這是什麼，恐怕你還不明白吧？這就是要等到你出來代國民政府同他們做對手啊！但是他們到了武漢，你還不肯出來做他們對手，你豈真要他們打到西安，南甯之後，你才肯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做對手麼？如果他們到了西安，南甯，傷亡了許多兵力，化費了好多軍費，弄到他們本年度六十萬萬作戰預算經費用得精光，這時竟攻不下西安，南甯，或攻下了；而你如還不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來和他做對手，那你真是害了他們，真是對不起他們了。到這時，你的好友日本軍閥，一定要詰問你『在你『舉一個例』中的『奠定東亞

百年長治久安之局」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的話，不是騙人麼」，你到那時，如恐不能答復，我替你想，只要說：『我是中國人，我們打仗兵不厭詐，我現在如此，你們是失敗了，可是這才夠得上是「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啊』，這樣復他，你不是成了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大政治家嗎？，如果真是這樣的結果，那我們將來的中日戰史上，中華民國得到了獨立自由領土主權行政完整的那一天，豈不是要拿你的第一功載在第一頁上麼？你還怕什麼有冤洗不清呢！我想你如要報國揚名，留芳百世，只有如此，這是我老同志爲你代想的再好沒有的第一個方法，除此以外就是條條是死路，請你珍重珍重，切不可走錯，如果弄到一朝失足千古恨的時候，那就追悔也莫及了，再會！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汪精衛之生平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對重慶新聞記者談話——

現在國際風雲這末緊，敵人非常的狼狽，軍事他一點沒有辦法，只好東去轟炸沒有武裝的老百姓，西去轟炸不設防的城市，還搗亂沒有防守的海岸，無非遮遮他的羞恥，出出他的臭氣，維持他的面子罷了。無聊得很，又鬧一個汪精衛笑話出來，叫平津上海的報紙時常引起議論，也算湊個熱鬧。這種笑話，我們這裏沒有人理會，當然不值得理會，笑他的胡鬧，自然不值得，罵他的無恥更不值得。

汪的一生，當前的同志比我知道的更多的自然很多，而且這位先生，你止要看總理寫與總裁的信，總理知道他富於「調和妥洽」，但不過不忍說出來，他要用這個調和妥洽做出非常可怪的醜事來，自然總理不忍說的，所以止說到不要被他的「拖泥帶水」的害了黨國為止。

但我們用鄉下老百姓的目解來批評他，還有一事恐怕各位都沒有注意，說出來各位也必定搖頭，一面好笑。他好像生在末年屬羊，照鄉下俗例，屬羊的女兒是不吉利的，那裏曉得他這隻單羊，却是更不吉利。我知道他的一生，什麼人遇見他，終要招點不吉利，什麼事在他手裏，結果也是不吉利。當然，我們不敢來鼓吹這種無聊的迷信，然而事實放在那裏，叫我不能不一說。三十八年前我在廣東幫同考試廣東大學堂學生，那年汪是二十歲，他也赴考的，直到二十五歲，在民報上做文章，知道有個汪精衛，他在廣東寫信到巴黎告訴我，考試時我把他的面孔做個暗記號，第一次取錄了，覆試是覆掉了，剛剛那張第一次錄取的名單的剪報是存在的，一看有他汪兆銘，還有古應芬，楊永泰等約八十多名，什麼叫把他的面孔做一個暗記號？他信上似乎有點不痛快呢因為當時照相還是難能可貴，所以想起從前考試結狀上有一身中，面白，無鬚山等等的，當時我主張繪一個面孔的輪廓，叫刻字匠雕了板，印起幾百張來，每張上考試人的姓名，候他做文章，把他面孔上的特點記了三處或兩處，好比口口口口口口，想來現在各學校

招考，也是大同小異用慣的，不過現在代用照相罷了，這是說我知道他，或者可以算是二十歲，二十歲以前他是怎樣，我至今還是不知道，但知道他有個哥哥比他年紀大了三十光景，料想他出世時他的父親就不久去世。他少年時代的家庭，必是不大順利的。他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是同盟會民報時代，同盟會是我們同胞覺悟漸漸信從總理主義的一階段。現在汪精衛最煊赫的歷史就是民報，然而主主義造成了他呢，還是他宣傳了主義呢，這當然都有，但當時革命黨內部的不順利，叫他不要做報，願去辦照相館，刺攝政王，他的舉動是沒有錯，但是他的不能順利，也可以算得一件。他二十八二十九歲關在北平的監獄裏，當然是他最光明偉大的一幕，可是各位沒有注意，自從他進了北平還是關在牢裏，而北平的晦氣，便一天加重一天，不滿兩年，滿清就亡了國，在中國自然大吉，我們紀念他的功勞，但是滿清遇了他，便成了一個大不吉利。譬如現在他溜進了東京，中國是又將有一個大吉利，而日本留了他，却一定弄成一個大不吉利。以前是他不吉利的順轉，以後他交到三十歲，有了民國，一切太小的不吉利，就都是他的

逆轉了。

一、辛亥好好的建立了民國，大家一致擁護 總理做總統，偏偏他在北平年裏出來，又爲袁世凱賣氣力，竭力主張議和， 總理因爲當時革命基礎未固，所以也無可如何，他弄到二次革命，袁世凱做皇帝，民國幾乎被他送掉，這一定可以算在他身上，是一個小小不吉利。所以 總理在民國三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就始終不要他參與。直到民國十三年，組織革命最高委員會， 總理還是不要他參加，這是 總理寫給 總裁的手書，說得很明白。

二、自此以後，無論七 總裁時代，無論陳炯明叛變，都有他在裏頭瞎調和，又造成許多小小不吉利。

三、他陪 總理在北平養病， 總理的逝世，當然是大命所關，然而我們鄉下老百姓來瞎批評，遇着他一個不吉利人在左右，我們合着鄉下老婆婆，一定可以想到遇着不吉利人，到底不吉利。但這一段，順轉逆轉，還不分明，忽然 總理故後，他自以爲他

的好運到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發了什麼野心，要如此橫衝直撞的不顧好壞，不擇手段，止要他以為做得，於他有利的，便造出很可笑的理由，馬上就做。到了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他做了國府主席之後，我們纔曉得他原意是要與共產黨配親結婚，幾乎要將國民黨整個的送掉，來作他的「賠嫁」品。本黨至此，真是不順利之極了！自從他做了國府主席之後，算時間雖不到幾個月工夫，但是中央就倒了霉，這幾個月中間，實在沒有一天的順利。直到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山艦出事，他棄職一溜，畏罪潛逃了，他這一潛逃之後，國民政府脫了晦氣，不到四個月就有七月九日的國民革命北伐誓師。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奠定了江南，他又來了，中華民國又大不吉利起來。由不吉利的老手到了武漢，只有三個月，武漢的共產黨就大倒其霉了，這亦可說是共產黨最大的不吉利了。從此一而再的，他來一次鬧一次，去了就平靜。乃至於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從這個大逆轉之後，大家當時終以為他過去還不是一個漢奸，所以中央不追既往不念舊惡，還讓參與國事，可是他這一來，中國就一次一次讓他造出許多大不吉利。直至七七事

件出來，這個不祥人剛剛留他抗戰，雖然長期抗戰，是大家的主張，兩年來抗戰的經過，都是預定的步驟，不要想起他有什麼不吉利。但是自從他跑了之後，我們抗戰什麼都順起來，都是事實，一定是一個不祥人走了，不是沒有關係。現在他又發起老毛病和「野心來了，并且又想施用他十五六年老折白黨的手段，來勾結小黑臉兒，要想同什麼少壯軍閥攀親，結起婚來了。他這隻老白面孔，真算是「面白」「無鬚」的老妖精，一般小黑臉兒見了他，自然看中他，而且還要他野人頭買了他，可是他的晦氣，亦一定就會直鑽了進去。現在這隻老白面孔像煞有介事，居然坐在敵軍——日本廣播電台邊，唱起廣東調來了。當然他的身體，這時候已被這小黑臉兒藏在金屋之中，可是他這一回的折白生意恐怕會不順利，從此就要折穿。我想他這一回的折白，不但要貼本，而且還要送命。你們只要看他以後戲法，就知道了。你看這位小黑臉兒，前天已經叫唱起廣東小曲了，先試試他的嗓子如何，你看，過幾天南京崑腔和北平京調，都要叫他賣氣力來唱哩，不單如此，過後還要一下子叫他扮花衫，來演什麼替夫報仇——「王伯當招親」，一

下子叫扮青衣，來演什麼西廂記「拷打紅娘」，到了末後，還要討嫌他都唱得不像樣子，一脚踢開，連他要求做一個鄭孝胥殷汝耕而不可得，非叫他們夫妻兩個，活活的死在這小黑臉兒手裏不可；你們看，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這些奸戲和悲劇都會一齣一齣的排演在大家面前的，決不像十六年時代在漢口那樣容易折自翻身的。那末這位小黑臉兒——日本軍閥，討了這位不吉之人之後，怎樣的結果呢？你們大家請放心，他這位小黑臉兒買了這不吉利的野人頭之後，一定很快的在最短時期內就會倒霉，而且其倒霉的結果，必定比從前在漢口的共產黨不吉利還要更大，到了最後，他亦一定會認識這位老白面孔的「白」法，原來不單是一隻迷人的「白羊精」，而且是一隻害人的「白虎精」。所以別人見這隻「白虎精」，遠遠的跑來，還要吐個口水，取個吉利，除了這些小黑臉兒敢大膽冒險來嘗這隻「白虎精」之外，那裏還有人敢去領教他的呢，凡有領教他的，也就活該倒霉罷了！所以我們這裏沒有人理論他，是我們暗合的運氣好。我盼望平津上海香港的報紙，也少去理會他尤其好了。

告褚民誼

褚民誼，我從此同你改名鼠蚊蟻。（此非遊戲，古有窮奇，宋有繆醜，凡認爲不齒人類之人，皆改其本名，恐字有相同，有汗清白之人，此懲逆之通例也）你活得不耐煩了，也跳入漢奸的毛廁裏去了。你是一個南潯鄉間，人人看不起你的小子，好容易得了靜江先生的提拔，修鍊到也擠在十八人道裏。畢竟你祖宗墳墓，葬着一塊絕地，歸結你還是做了一個瘟臭的漢奸。我知道你受了陳屁裙的臭腳條牽着，亦許會發幾年漢奸財，但你永遠做着銖像旁邊的無名小臭毛賊，替你傷心。早知如此，你何不早勸汪精悍做了大烏龜，陳屁裙做了慰勞貨，你做小幫閒，也許同一發財，身份還要比漢奸高些罷。因爲那種事，臭也是臭，止臭了自己，還有人原諒。惟有做漢奸，臭了自己，臭了國家，還臭祖宗，更臭子孫，真是畜類。好小子，你也幹這個東西。

你也甜言蜜語，說和平，叫亡國；跟着汪精悍來放東洋大臭屁，想替敵人欺騙同胞

，如有人還值得來辯駁，真正反上你們賊漢奸的大當。你難道不是先着汪精怪，就唱過排滿革命的調調兒的嗎，那時你們竟忘了和平，偏要破壞。難道當時你們祇是比較擁護韃子好，還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然後自稱革命黨的嗎？難道現在覺得孫中山先生死了，近衛爺爺，平沼伯伯，影佐爺叔，更值得你們擁護嗎！你們只些狗奴才的肚子裏，止有擁護誰個值得在內，難道忘了祖宗在棺材裏哭嗎，我黃帝神明之華胄，每一朝代，除了野鬼投生的數十百個禱机窮奇，生來就是漢奸壞蛋的壞坯之外，其餘四百五十兆良民，自窮鄉老百姓，至朝市衣冠，莫不以漢奸爲羞恥，各自有祖宗，各自有子孫，各自對於祖宗子孫，擁護其清白，各自擁護自己。推之，凡有一兵一卒，能抗敵者莫不擁護之如祖宗。對於助敵之漢奸，莫不切齒痛恨，各想碎其屍爲萬段，揚其灰於人迹不到之大海。所謂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你們人頭畜鳴，如汪精怪，陳屍裙，周佛黑之徒，尙敢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仰首伸眉，論列是非，怪哉怪哉，世界真混沌矣。不意你只小子，活不耐煩，尙來湊成小拉圾堆，真可痛心。我現在拿巴黎做新世

紀的老調，來痛罵你一頓，還是看重舊情，譬如往法場上燒給你一陌紙錢。若汪臭賊精怪，周臭賊拂黑，賊婆陳屁裙，我還值不得再罵他。小子，你發了財，抱你的肚髀骨死去，遺臭你的子孫罷。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九日掃蕩報）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製造大掃帚去蕩敵巢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重慶掃蕩報復刊獻辭——

狂寇軍事失利，因而轟炸後方不設防城市，炸死一點老百姓，逞其兇惡，以爲遮羞。每次分批一二十架，連汽油炸彈等等，至少約化二三十萬元，前來轟炸空房十間八間，或則投於山坳及水塘之中，無意識的折本逞兇，無非湊起熱鬧，在播音中可虛張聲勢。全是寇盜行爲，並無文明國家交戰意味；與明末之所謂倭寇，在沿海擄掠燒殺，毫無二致。這個倭小鬼，他們來担任造出「東亞新野蠻」，可以算好手。若說「新秩序」，是虧他老了面皮，扯出叫人笑倒的大誑，他們的長處，好像山魃木魅，也能跟着別人使鎗弄棒，拿得出一點傢伙。所以靠了那一點傢伙能夠大逞兇惡。他來轟炸，不敢公然白日出現，他怕空戰殲滅。前向突然在傍晚來大騷擾了兩次，繼續又在深夜鬧一個不休，那個時候，剛剛是我們報界工作的時候，一時措手不及，被他鬧得工作不容易從容，於是祇好先出

一個聯合版，等待布置好了，各報再各自恢復原狀。現在各報也已經布置好了，我們晚間的空防，也設備得完密了。所以最近我們在地下室，聽到我們自己的戰鬥機，在月亮中的高空盤旋，探照綫如電光的交射，他倉皇侵入，高射砲齊發，他便拚命將全機的炸彈，無目標的一同瀉下，聽了好像霍龍龍倒了一桶穢水，有菜根西瓜皮同時瀉下之聲。一瀉馬上竄逃，我們追到遠遠，他僥倖躲入雲中，終算折了一隻翅膀，不知能逃得性命。抑係掉入山溝。因其他夜間亦有了戒心，不敢多來。我們編輯室可以從容寫稿，我們排字間可以從容排字，我們各報，便於今天八月十三上海紀念日，一齊各自出版。且要大放光明，把他夜間出世的鬼機，使無遁形，叫他隻機不返。今天掃蕩報業我在復版的日子，也供獻幾句，我就「掃蕩」二字，請他於舊日已能掃蕩一切之外，再附加的多担任一種鼓吹。我願各報保持其各自的特性，此外又分工作事，各附加担任鼓吹今日切要之事，或一種，或兩種，鼓吹得有聲有色，乃不負恢復原狀時的再接再厲。我就掃蕩二字，請掃蕩報附加担任的，就是鼓吹造成一把大掃帚，從此把頑敵大大的蕩他一下。

先說一個痛心的故事。數月前上海的字林西報圖書欄，刊集全世界報章雜誌的諷刺畫，有一張是采自東京某日報。他畫一隻飛機，上面坐一個獸兵，手裏拿了一把大掃帚。下面畫着中國略圖，有許多房屋。右邊畫的是日本區域，畫無數的日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仰着頭，在那裏歡呼拍手。這幅畫的總標題，是「清除中國房屋的工作者。」當然他是太寫意了，我們只好苦笑。所以我們懸的標語，只好說：「一身可死，家可燬，此仇不可不報」。然而此仇怎麼樣的報呢？若是別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嗡嗡嗡嗡，揚揚得意，我們是躲在防空壕裏、擠得來水洩不通、愁眉苦臉。內心當然是忿激、恨恨的。要此仇必報、這便是各報精神掃蕩的效果、決沒有一個人說句懼怕的說話。愈炸愈激昂、這是各大城市普遍的實事。但獸兵有大掃帚、祇是來清除。我們應當有更多更好的大掃帚。簡直去蕩得他乾乾淨淨、只才可以算報了此仇。製造只把大掃帚、就是掃蕩報業特別附加的鼓吹的義務。鼓吹的下手、是多方面的、一時也說不盡。總之凡有血氣的人、一身可死、家可燬、此仇不可不報」。恐怕四百五十兆人，除了少數的汪精衛等幾

個涼血動物之外，可以訂張大合同，總是一致的。那個不想此仇不可不報，那個不想用大掃帚，蕩得兵獸方面乾乾淨淨。然而有一種毛病，在那裏作梗。那把大掃帚，終於製造不成，至少製得太慢。什麼毛病呢，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官僚病、文化病。四百四十九兆人都病在床上、叫一兆人在那裏製造這把大掃帚。那一兆人他們還犯了牛皮病，擦油病等等，也是不完全健康。從此此仇不可不報，祇在病牀上呻吟，我盼望掃蕩報復刊，先醫治這種痼病。若病牀上霍然同起，不要幾時，一把大掃帚、馬上成功，否則，至少覺得大掃帚工程大，先成功了許多小掃帚，也就能粗粗的掃。而大大的蕩，姑待第二步、也可將就。這一定是掃蕩同人顧名思義，不肯讓人的誰。敬以此爲祝。

附錄

沉痛的幾句話

羅香閣

讀吳稚暉先生的「製造大掃帚去蕩敵巢」書後

昨天在掃蕩報讀到吳稚暉先生「製造大掃帚去蕩敵巢」的一篇文章，使我興奮起來，禁不住也要講幾句話。吳先生文中主要意思是希望掃蕩報以及各報除保持其各自的特性外，再附加的担任一種鼓吹工作，鼓吹造成一把大掃帚，把頑敵蕩得乾乾淨淨。但是自受倭寇壓迫侵略，至八一三全面抗戰以來，這把大掃帚終於製造不成，是出於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官僚病，文化病，牛皮病，揩油病等等在那裏作梗，盼望掃蕩報以及

各報先醫治這種痼病，不久，這把大掃帚便可鼓吹成功。

吳先生所指出的各種病中我以為官僚病與揩油病最有害於國家民族，至於長衫，士大夫教育，文化，牛皮諸病，有的是官僚病的來源，有的是爲要達到官僚目的的一種手段。即以教育而論，國內各大學無一不是政法科學生多於理工科；國外留學回來的，大多是文學博士，哲學博士，政治經濟學博士，而別種實際科學的博士學士幾乎等於鳳毛麟角。這班人學成以後，除少數以教書爲業外，大多數祇有走入衙門去做官，不但如此，就是在外國得到工程學化學礦學電學等博士學位的人回國來也不見得盡能用其所學，也是大多數去做官，所以官場裏面如同吳先生所說的防空壕裏，擠得來水洩不通，這即是所謂士大夫教育的成績。我們中國自稱文化古國，文化一項應當超出世界各國而獨放異彩。但自文化中的文化言之，文學家以文學自娛，爲文學本身而努力的固然很多，但揹着文學象的幌子，而別有企圖的文化人也着實不少。所以近年文學家雖滿坑滿谷，而文學作品能有助於抗戰的實不多見。大半都是用許多口號標語連綴起來，翻來覆去

造成一篇非中非西戰時公式文章。這種文章既不能鼓勵前方將士，又不能感動後方民衆，不過僅供一班文化人和候補文化人看看而已。從前胡適之批評文言文最大的毛病是「言之無物，以艱深文淺陋」，不料現在的文學又犯了這種毛病，這是由於文學家不是爲一生而文學的原故。明朝平倭之役，大文學家直接參加者有唐荆川，徐文長，歸震川諸先生。荆川以七八十歲的老翁，乘舟巡海，於狂風駭浪之中，一日夜行七八百里。積勞成疾，客死通州，前代文人真值得我們敬仰！今日倭禍，深重於明代百千萬倍，我們的文學家努力於救國工作者僅能如此：追思古人，能不愧赧？儘管文化人有的變成了達官，有的變成了富翁，而文化終不能不算破產。官僚病的傳染，可謂厲害已極！一般人想做官，自然爲要得一個替國家社會服務的機會；但抱措油目的而來的也大有人在。現在流行於耳目之間的，祇是些「某人做了幾年官，掙了幾百萬，某人做了幾年官，存了幾千萬在外國銀行」一類的議論。議論是否可信無從證實，假使有幾分可信則不措油，這些錢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這種人雖然有手段，但沒有心肝；祇知有金錢，不知有國法。使一旦發覺，

如最近某省的教育廳長，某地的防空人員，均以貪污正法。正法之後，他所措的油能不能夠攜帶到地下去？措油者大可引爲前車之鑒。我嘗推究措油者的心理，大抵不外兩種：一種是錢迷，他掙上千萬，萬萬的錢，不管他一身及他的兒孫用得光用不光，總以越多越好。一種是留戀於物質享受，在官場洋式闊綽的生活過慣了，怕下台以後，無以爲繼，所以在台時儘量的措油，漢朝疏廣有言「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馬伏波有言「凡人富貴當可使復賤也」。措油的人應當體念我們這兩位古人的名言，潔身自愛，何況還有國法跟在後面？當此國難嚴重的時候，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在呼吸之間，同胞中家破人亡者有之，毀家紓難者有之；乃有少數人反乘機措油，簡直是吸民族的血；簡直是吸自己兒孫的血，稍有天良者，能忍心出此嗎？

作者認識吳先生，將近二十年。每次謁見，談論必至數小時之久。談學問，先生主張注重實際應用的科學，不要研究什麼文學哲學；談到國事，先生主張將一切暫時不急需的費用移作製造飛機大炮，等打勝了敵人，自己變成了強國，再來制禮作樂。二十多

年以前先生著的那部「臚會客座談」中間有許多議論，至今看來，還是嶄新的學說，假使當時有人能夠採用實行，我們今日不會吃倭寇這樣大的虧。先生的生活無論在英國，在法國，在上海，南京以至現在重慶，其衣服飲食與一般苦力所享受者不相上下。如先生走在街上行走時，引不認識先生者告之曰「這是吳稚暉先生」，我敢斷言沒有人肯相信的。先生并非故意矯飾，我常常聽見先生這樣自謙的說：「我自德無補於國家社會，所以我以不改履我窮書生的生活爲心安理得」。先生雖是七十五六歲的老翁，但他跋山行遠，健步如飛，爲少年人所不及。

蔣委員長感覺到近年風氣日趨奢侈，其流弊所及，小則有玷官箴，大則影響國計。故於新生活綱要，國民精神總動員綱要及告國民書中反覆叮嚀於樸實儉約，以爲根本改革之計。且於去年七月通電全國黨政人員厲行節約，其次轉移風氣，挽回國運，用心亦云苦矣。我們這個民族可以說幾千年沒有緊張過，現在達到幾千年來有的國難，如再不緊張一下，時機一過，雖想緊張，恐怕來不及了。緊張從何處着手，最好先從簡而易行

又有關國計民生的儉約開始。我們應當遵照 蔣委員長樸實儉約之訓誡，以吳先生之生活爲法，更時時思及古人疏馬二氏之言，則揩油病自可霍然而愈。沒有了揩油病，其他各病自可不藥而治。各病去體，大掃帚便可成功。掃蕩倭寇，只在指顧之間，敬以此意貢獻掃蕩報，以爲何如？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重慶掃蕩報）

論國民的痼病

黃文山

——由吳稚暉先生論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官僚病、

文化病、牛皮病、揩油病談到改造社會風氣——

吳稚暉先生於八一三爲掃蕩報寫的復刊獻詞——「製造大掃帚去蕩敵巢」——雖參寥數百字，但暮鼓晨鐘，發人清醒，許多同志和明友認爲這是第二期抗戰中值得全國人士注意的一篇重要文字。吳先生文中大意謂：「這次矮寇小鬼入中國」，造出「東亞新野蠻」，弄得凡有血氣的人都非常怨恨，「一身可死，家可燬，此仇不可不報」，那個都想用大掃帚，蕩得獸兵乾乾淨淨。「然而有一種毛病，在那裏作梗，那大掃帚，終于製造不成，至少製得太慢。什麼毛病呢？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官僚病，文化病。四百

四十九兆人都病在牀上，叫一兆人在那裏製造這把大掃帚。那一兆人他們還犯了牛皮病，揩油病等等，也是不完全健康。從此此仇不可不報，祇在病牀上呻吟，我盼望掃蕩報復刊，先醫治這種痼病，若病牀上霍然同起，不要幾時，一把大掃帚，馬上成功……」

羅喜聞先生讀了之後，已寫過一篇書後——「沉痛的幾句話」——在本報發表，茲繼續羅先生之後，把吳先生指出的痼病，作進一步的診視，看看有沒有醫治的方法。

二、

羅先生謂吳先生所指出的各種病中，以官僚病與揩油病最有害於國家民族，至於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文化病、牛皮病，有的是官僚病的來源，有的是為要達到官僚目的的一種手段。羅先生雖看重官僚病，但對於與官僚病同緣的揩油病却寫的最沉痛。羅先生因為特別重視揩油病，所以提出的醫治方案也就是「我們應當遵照 蔣委員長樸實儉約之訓誡，以吳先生之生活為法……則揩油病自可霍然而愈，沒有了揩油病其他各病自可不藥而治」。羅先生所言，自然是卓犖之見，不過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他似乎只看見

到癩病的結果，並沒注意到癩病的根原，根因不去，則癩病仍然循環往復，所謂「不藥而治」者，恐怕是羅先生太過樂觀的話。

因為民族的偉大，文化的悠久，世界上決沒有那一個國家能夠征服中國，這是世人的定論。然而我們今日仍然受到空前的外患，整個民族的生存與文化的延續受到嚴重的襲擊，其間因果，決非偶然。我們應該承認國家今日所以得到這種惡果者，一部分或者整個是由于吳先生所指出的癩病所賜予。國民的行動，因為有了長衫病，所以怠惰而不肯勞動，有了士大夫教育病，所以空疏而不力行，有了官僚病，所以自私而不忠公，有了牛皮病，所以萎靡而不振奮，有了揩油病所以苟且而不守法。老實說，這些癩病，積之數千年。早已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好聽點說，就如屈平所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深刻點說，又如曾滌生說的：「今日天下之變，祇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賢人，撫膺短氣，奸滑奸巧，逍遙自得。」須知國民的癩病，極有連鎖，既成習性，決非朝夕所能改。我嘗在他處分析國民行動的類型，分為下列數種：

第一種類型——入世之士。列代讀書人，專治詩賦辭章，其目的多不在格物致知與卽物窮理，所以馴至第得高官或漁獵富貴而已足。列朝取士，也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所以行動偷薄，絕少篤實力行之風。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在日本人得之，便成強國的精神基礎，而在我則視爲空泛之論；故清初雖有賴李學派，奮臂而起，提倡致用，但仍無以救宋明理學坐談心性的弊病。

第二種類型——出世或半出世之士。這個類型的份子之思想行動，最少可分三種：

(一) 道家者流，「長好老莊」，其行動風尚，晉書謂爲：「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譚者以虛蕩爲辯而輕名檢；行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懷愍帝紀論）。結果便流爲「清談」，或逖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習虛無。(二) 佛家者流，以「空」爲宇宙的本體，故有「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原則，倡「頓悟成佛」，「一念相應便成正覺」之論，故其行動，與社會隔離。或則既得高官厚祿，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比比皆是。(三) 極端的個人主

義派，大抵受了楊朱學說的影響，「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全然否定了社會的相互關係。

第三種類型——多數國民。我國國民一切行動，大抵涵育在大家族制度裏，受這種制度的影響，推其極，便發生「內無獨立的個人，外無合組的團體」的結果，所以行動上養成懶惰，萎靡，不振作，不獨立。喜因襲，篤守舊章的病態習慣。陶孟和先生分析中國家族制度對於民族特性的影響，認爲產生「相忍」、「倚賴」、「不安定」、「人格之壓逼」、「缺乏組織能力」等習慣和行動，亦屬恰當。

這三種行動類型，都可說是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官僚病，牛皮病，揩油病的明顯的徵象。這些痼病不特互爲因果，而且有依存的关系與歷史的延續性。（例如：有了士大夫教育病，方才有官僚病；有了官僚病才有揩油病，又如長衫病與文化病都是依存的結果），我民族在歷史上只有受着異族蹂躪，給予血淋淋的教訓時，纔偶有所觸則又輪困肝胆，相與掀振一番，大家從新起來提倡實踐，提倡力行，排斥主觀，排斥冥想。

試看卍亡之後，民族遺老如何痛心疾首于國民的痼病。

顧亭林說：「昔王衍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李剛主說：「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神于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卽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悖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喉筆吮毫之一日，卽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蠹起，大命遂傾……」（恕谷集明劉戶部墓表後）

顏習齋說：「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書正誤卷四）

費燕峯說：「清談害實，始于魏晉，而固陋變中，盛于宋南北……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聰亦行止矣……何補于國，何補于家，何關於政事，何救于民生，學術蠹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繼而起……」（費氏遺書弘道書卷中）

這些話指出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文化病的所在，遠在二三百年前，不幸民族遺

老如顏習齋李剛主諸先生竭力倡導以「實」救「虛」，以「動」救「靜」的主張，曾不是以起國民的沉疴于萬一，其所以然者，實因「風俗的餅」（英儒白芝浩，「物理與政治」書中語）日子愈久，外殼愈堅，牢不可破。曾滌生曾有一個妙喻：「換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于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可以說明此理。總裁對於今日中國的情狀，所以亦痛心疾首說：「一般人只知道「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因此一切都歸於空談，毫無實效，結果一切落伍，停滯、馴至養成惰性，一切不能推動！……我們現在所苦的就是推不動！就是一怠惰，遲滯，死寂、無爲」，就是有許多人要改造社會，也只是空談，不能實幹！所以新的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建設成功！」

千言萬語，引經據史，簡單結束一句，我國民族癩病的根因在此。

三、

民族癩病的根本原因既如此。我們究竟有什麼方法來救治？羅先生于幾種方法中，特別提出以吳先生的生活爲法的一種。羅先生對於吳先生的生活有這樣的一段敘述：「

談學問，先生主張注重實際應用的科學，不要研究什麼文學哲學，談到國事先生主張將一切暫時不急需的費用移作製造飛機大炮，等打勝了敵人，自己變成了強國，再來制禮作樂。二十多年以前先生著的那部「船盒客座談」中間有許多議論，至今看來，還是較新的學說，假使當時有人能夠採用實行，我們今日不會吃倭寇這樣大的虧。先生的生活無論在英國、在法國，在上海南京以至現在重慶，其衣服飲食與一般苦力所享受者不相上下……先生雖是七十五六歲的老翁，但他跋山行路，健康如飛，為少年人所不及。」

本來我也和羅先生一樣，認識先生二十餘年，見面請益的機會，雖然很少，但我總記得兩件事。（一）大約在民國五六年間，我和趙太侔等在北京組織一個「實社」，出版小冊子叫做「自由錄」，第一期是石曾先生題的封面，我自己寫了一篇弁言。民六暑期，我從北平到上海，跑到民立報（？）編輯部去謁候吳先生，請他寫點東西，不料回到小客棧（泰安棧）不到半天，先生即寫了一篇跋，親自送給我。那天是我認識先生的開始。半年後，上海時事新報竟把這個刊物的內容公佈出去，對於這般提倡新思潮的人

，認爲荒謬絕倫，言外之意，似乎是要求政府通緝，最可笑的還是把吳先生那篇跋用大字加以登載。我們如果談到「五四運動」，誰也知道梁任公的看法是對的，他說：「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羣衆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其參加運動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和，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採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黨派……」記得五四運動時，首先打入曹汝霖住宅的匡互生君（師大學生），後任立達學園校長，（已故）。寫的「五四運動紀實」却直白承認他那時的思想，受自由錄一類小冊的影響最大，而「自由錄」是在吳先生的領導下，方纔敢於出版的。（二）我於二十五年春游無錫，順道跑到雪堰橋先生的珂里去看看，聞問之下，才知道先生在鄉間除却一間祖傳的舊屋外，毫無長物！先生的行誼，是天下人所共見的。我所知道的，不過這樣一鱗一爪，我對於他老人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尤不敢妄事測度，然而據我的直覺，平常總以爲先生「深藏若虛」，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的生活態度，似道家，「有餘力以相勞，有

餘財以相分」似墨家，「剛健中正」，「自強不息」，似儒家，其反對「藝成而下」的謬論，極力提倡「摩托」，純粹是科學家的言論，至盡瘁革命，輒先指斥汪精衛言行的荒謬，絕不阿私，則又非大仁大勇大智者所不能爲所不敢爲。目前抗戰已入第三年，吏治人心，毫無改變，一切行動，虛僞未除，所謂文化病，士大夫教育病等等，依然如舊，我們希望經過先生這次的指示，大家能惕厲悔禍，更以先生的生活爲標準，造成實際運動，來轉移風氣，陶鑄一世之人。昔顏習齋有云：「學者無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溢之乎」？這是今日一般文化工作者，應有的覺悟與責任。

四、

綜而論之，我們承認吳先生這次指出國民的痼病之所在，發端至大。我們一方應如羅先生所說，以先生的生活，來做國民的模範，他方我們又點出國民受病的根因，實由大家的生活與時代脫節，而所以與時代脫節的主因，不外由幾千年的思想習慣所造成。

總理在發明知難行易學說時，曾慨嘆地說：「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爲尙，上自帝王，下達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文爲萬能，多數才俊之士，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孫文學說）。這話是千真萬確的。世間一切真知灼見，總理亦經指出是由科學而來，而現代一切權力與國力，據說，是科學技術的結果。我們過去之不長進，其錯誤：就是知識與實用分離，生活與戰鬥分離，言論與實行分離；今後治療國民痼病的途徑，所以必需勞動生活來治長衫病，以科學技術教育來治士大夫教育病，以力行哲學來治官箴病，以實用主義來治文化病，以鬥爭生活來治牛皮病，以公忠體國來治揩油病。

抑據社會學者的詔示，個人的行爲，固然受社會環境——亦即社會風氣的約制，然而我們若能振奮起來，以革命者一往無前的精神，亦可改變社會環境的頹風，醫治國民的痼病。然而爲着效率起見，在醫治方案上，我們主張從三方面着手。從第一方面講：第一，要建設新的輿論，或發動戰時社會風氣改造運動，使全國人深刻地認識國民

的痼病是長衫病，士大夫教育病，官僚病，牛皮病，文化病，揩油病。

第二，從廣大的國民訓練上，養成有條理，有組織，重實踐之新民族性。

第三，要養成國民對於知識與生活的新態度，打破數千年不着邊際且與現代社會脫節的殘舊思想，同時建立起適應新生活環境中所需要的行爲標準。

從第二方面講：

第一，要使青年有接受技術訓練的機會，養成生產與勞動的技能，俾得整千整萬的青年服務于農商路鑛電氣國防各種輕重工業。

第二，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政府與人民對於衣食住行四需要，當協力進行，共謀解決；要以衣食足而禮義興的方法，去治療流行的揩油病。

第三，擁有特權者，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財富的——對於痼病的治療，不要絲毫忌諱，使社會真能向着計劃的改進方針前進，在位者尤其要守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辭，勇者不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語）

），這樣社會纔可上軌道，而由其他病症引申出來的揩油病，官僚病，纔無從作梗。

從第三方面講：

(一) 要用科學家考察客觀事實的方法，對於社會病理與病態，時時加以剖視，并搜集材料，做新的變革理論之指導根據。

(二) 要以新生活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及 總裁對於紀律行動種種實際訓練的指示，做療治國民痼病的最有效的方案，并努力促其實現。

(三) 要時時對於時代和環境，求出新的認識，提出改革社會風氣的實際計劃，使數千年的習性，一步一步發生變動和革新。

最後，還有兩點請大家注意。

(一) 國民痼病的治療，其效果之表現雖或稍遲，但在此次長期抗戰中，經過血淋淋的教訓，火熊熊的陶煉，必能啓我國民之憤，發國民之憤，從病床上霍然起來，趕快把大掃帚製造成功，把敵巢掃得乾乾淨淨，這是我們敢於自信的。

(二) 以上對所指出的國民痼病之根因及治療法，是否適當，則未敢完全自信，我
很希望讀者諸君指正，尤其希望大家起來，以吳先生之指示，做一番實際的救國社會氣
氣改造運動。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重慶掃蕩報)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集

甲種 每冊定價國幣 壹元二角
乙種 每冊定價國幣 伍角伍分

(外郵運費另加)

不准翻印

編輯者

掃

蕩

報

社

社

發行者

青

年

書

店

店

印刷者

掃

蕩

報

總

社

地址：重慶李子壩屠宰場



C7

2262